

リ 5
2260
14



伊弉  
2210  
14



異稱日本傳下之四引用書目

經國大典

大典續錄

神應經序

今按中引新續古今和歌集覆載萬安方

海東諸國記

今按中引長寬勘文儀式帳御教書案  
山槐記應仁記等

懲誌錄



經國大典卷之三

禮典

寧城府院君

臣崔恒

右議政

臣金國光

西平君

臣韓繼禧

右贊成

臣盧思慎

刑曹判書

臣姜希孟

左叅贊

臣任元濬

右叅贊

臣洪應

同知中樞府事

臣成任

達城君

臣徐居正

撰

寫字

倭學伊路波消息書格老乞大童子教雜語本草議論通信

鳩養物語庭訓往來應永記雜筆富士

今按伊路波消息以下多皆國俗兔園之冊老乞大胡語

訛混惜哉不冷高麗人知國史諸書矣

譯語

漢學蒙學倭學女真學並翻經國大典

臨文

譯科覆試 額數 漢學十三人蒙學倭學女真學各二人

木曹同本院提調錄各試取

待使客

日本國王琉球等使則遣宜慰使三品率通事迎送日本國

諸大臣使則遣通事迎來朝官護送其餘臣酋使及對馬島

主特送則卿通事率來朝官護送其餘倭人及野人往並於

下船處及沿途設慰宴國王使則浦所慶尚道各三次忠清

道各二次忠清道京畿各一次臣酋使及特送則浦所慶尚

所慶尚忠清道各一次選時同浦所饌宴則並一次到京日

禮賓寺迎慰還則設饌特送人則無迎慰肅拜日賜宴于關

內拜辭日亦野人同又賜宴于本曹將還亦賜饌其野倭人

往來勿令宿間閭如有侵擾諸邑諸驛或出入放縱者押領

負人杖八十

倭人到浦邊將考書契圖書路引依歲朝數上送書契違俗

因商販往來者觀所賣物觀察使定差被負稱量分道送上送

察使每節季摠啓騎載馬滿十五匹以上者水負重者量數留浦移文本曹野

或水淺時外並由水路使移文本曹啓移戶曹買賣留浦物令近邑用奴婢貢布依

下官看品准市價給答賜野人進上同

今按野倭人野人倭人也野人指女真國遇我使客皆後

世之制也上古我置日本府于三韓三韓聽命今也絕矣

大典續錄卷之三禮典

廣川君臣李克增右贊成臣魚世謙吏曹參議臣李諱禮

曹參議臣安瑚兵曹參知臣金首孫刑曹參議臣金諶工

曹參議臣金砥暨戶曹參判臣權健撰

待使客別例接待倭人外年例對馬島主及諸酋使送歲約

舩數內出來人令各官守令同僉節制使考其賚來書契及  
 浦在見樣圖書在前接待文案一以報觀察使隨即發馬  
 送若一人使送舩隻分泊三浦則不無疊待之弊每倭人出  
 來時三浦隨即互相通問知其虛實然後方許馬文上送○  
 對馬島主歲遣五十舩或因事別遣船則稱特送無定數諸  
 州酋長或有歲遣一二舩者或有歲遣一舩者○國王使臣  
 有副舩或至三舩臣酋使只有副舩其餘並一舩○倭客人  
 來往陸路自齊浦由金山清州到京則十八日程由大丘尚  
 州槐山廣州到京則十九日程自金山浦由大丘尚州槐山  
 廣州到京則十九日程由永川竹嶺忠州楊根到京則二十  
 日程自塩浦由永川竹嶺忠州楊根到京則二十日程木路  
 自金山浦由梁山昌寧善山忠州廣州到京則二十六日程

自齊浦由昌原昌寧善山忠州廣州到京則二十四日程自  
 塩浦由慶州丹陽忠州廣州到京則二十日程國王使臣外  
 依上項程途日限給留浦糧其過限日數則勿給若因身病  
 或水漲不得已留連則告取在邑受明文者方許取實○國  
 王使臣則上京者毋過二十五人臣酋使送十五人對馬島  
 主特送三人別例則加陪九州都元帥使送三人負物滿五  
 馱加一人每加五馱加一人毋過五人諸酋使送一人負物  
 每五馱加一人毋過三人受職倭人堂上官則上京者三人  
 上護軍以下二人對馬島主每一舩上京者一人負物每五  
 馱加一人毋過二人○倭客人過海糧分為三等對馬島給  
 五日糧島主特送人則加五日一岐島十五日糧日本國王  
 琉球國王使臣及諸大臣九州使人並二十日糧○受職倭

人護軍以上則過海時給十日糧○倭客人過海糧支給關  
文付客人帶去鄉通事以送取在邑憑考文給具數粘元關  
報觀察使移文戶曹○島山京極武衛山名細川大內等殿  
大臣使人到浦取在邑轉報觀察使給馬帖到後十五日還  
浦後二十日以為定限其限外故留者勿給糧對馬島主特  
送同○諸倭使舩到浦除計點人口只量舩之大小給糧  
○依例接待深遠處倭客人到浦節制使萬戶同差使負尺  
量舩隻時并點檢舩隻破毀與否陸物諸緣有無報水軍節  
度使水軍節度使檢覈其取無諸緣量宜題給舩隻破毀處  
令留浦舩主等上京客人未還浦前預先修補每三朔具給  
物之數以啓○素非通信倭人及書契違格還入送倭人過  
海根題給關文無回馬人則給馬下送○對馬島主特送人

及諸大臣使送人到浦只饋正官餘皆散料○倭客人護送  
京通事於終到邑受下去日時明文納本曹過限者則削前  
仕鄉通事回還齊浦則熊川釜山浦則東萊塩浦則蔚山考  
發京日時過限者依律論罪後移文本曹○倭人押行鄉通  
事等求媚倭人取經各官各驛多般作弊以至陰喉倭人以  
遂取欲者推考論罪後他道充軍○倭館使令及房守奴子  
定送時容貌年歲置簿檢舉使令毋得再行房守一年內毋  
得再定如有違者報本曹啓聞論罪館官負知而不檢舉者  
並論客人還歸時義禁府郎廳嚴加考察房守奴子毋得門  
外出錢如有犯者房守奴子及帶行通事義禁府郎廳推考  
重論

獎勵每式年生徒漢學十五人蒙學五人倭女真學各六人

歲貢

又卷之四 兵典

符信倭野人關內供饋時部將領軍士禁雜人掌設奴子等  
出入考中三稜信符

給保漢蒙倭女真學同居一人毋定他役無率丁則給戶別  
一人

又卷之五刑典

禁制倭人賣來大狼皮及雜物浦取潛相貿易人及知情通  
事依大典潛賣禁物者例杖一百徒三年不能檢舉取在會  
使及守令以制書有違律論

重刊神應經序

恭惟我主上殿下之六年也命禮曹申嚴醫教設鍼灸專門

法擇其精於術者為師而資性明敏者為弟子勸勵之法甚  
悉焉道有日本釋良心以神應經來獻兼傳其本國神醫和  
介氏丹波氏治癰疽八穴法其八穴雖未試用神應經其傳  
授遠有所自而所論折量補瀉法皆古賢所未發者其取穴  
又多起發古人所未盡處其所著穴皆撮其要而得効  
多者文簡而事周令人披閱晷刻間證與穴瞭然在目聖上  
嘉歎命以八穴法付於神應經之末鍍梓廣布且以永其傳  
焉臣竊惟醫務之方藥餌鍼灸不可偏廢但藥非本國所產  
者頗多大槩皆求之中國而又非盡出於中國也轉轉市易  
得之甚難豈真履陳新之可擇而貧窮下賤與遠方之人亦  
未易遍及也唯砭熨之方無費財遠求之勞採暴合和之難  
一鍼一艾備應無方運於指掌辨於談笑貧富貴賤遠近緩

急無適不宜况於取効常在藥力所不及致處而其功用神  
 妙難以備述庸醫不知以為昇辱至相訕病而不肯為故世  
 之病者生死壽夭率皆付之巫覡淫祀豈不哀哉聖上愍其  
 然乃設專門益嚴勸督道有遐方之獻不以珍奇可玩之異  
 物而以此救民濟世之神方不期而至以孚我聖上仁民愛  
 物之盛德夫豈偶然哉成化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推忠定  
 難翊戴純誠明亮經濟佐理功臣崇祿大夫西平君臣韓繼  
 禧謹序

成化九年癸巳孟冬日本國島山殿所使副官人信州隱士  
 良心言我國二百年前有兩名醫一為和介氏一為丹波氏  
 此二醫專治癰疽疔癩癰癰等瘡定八處灸法其有神効

八穴灸法

頭部二穴

諸瘡發于頭部則耳尖上周廻用禾稈量之

耳尖上起端右旋經右耳尖上還至起端處斷之

以其稈當結喉下至項後雙垂之

以患人手橫握其端而切去之

斷之如針經一夫之法

左者去中骨半寸灸左出右者灸右出左右者並灸左右

手部二穴 瘡發于手部則自肩至高骨端

頭爪甲端斷之以其稈當結喉下至項後雙垂之如頭部法

背腹部二穴 自太椎下至鳩尾骨端為背部自天突穴

發于背或腹則乳上周廻

稈當結喉下至項後雙垂如頭部法

足部二穴 瘡發于足部則並立兩足令相著自左大指

端至右大指指端周廻

經左右足踵右足指端還至起端處



以其稗當結喉下項後雙垂如頭部法

灸穴疔痛則灸到不痛不痛則灸到痛或五百壯或七八百壯太炷多灸尤妙癰疽始發而灸則不潰而自愈已潰而灸則生肌止痛亦無再發

今按成化明憲宗純皇帝年號成化九年當日本後土御門院文明五年此時能登國刺史畠山義統為足利老也良心信濃國人釋氏而醫也為畠山奉使也新續古今和歌集載良心法師河上落葉和歌蓋此人和介氏和氣氏也介與氣音近和氣氏出自垂仁天皇皇子鐸石別命至村上天皇時其後和氣時雨有醫譽故任典藥頭自此子孫多良醫丹波氏出自後漢靈帝子孫來住丹波國故及圓融院永觀中賜其後康賴丹波氏丹波康賴以醫鳴子

孫繼其業凡兩家之傳誠有所由矣昔神代大己貴命少彥名命二神定療病之方後世蒙其恩兩家所述之并參考中華醫書故其術尤精也蓋如三藏之方八處灸法皆神代遺法乎二百年前當龜山院時此兩家猶有名醫當花園後醍醐之間和家末孫性全在洛在錄倉傳極醫籍集覆載萬安方六十二卷以救人疾苦二百年前兩氏之有名醫可以此知之

海東諸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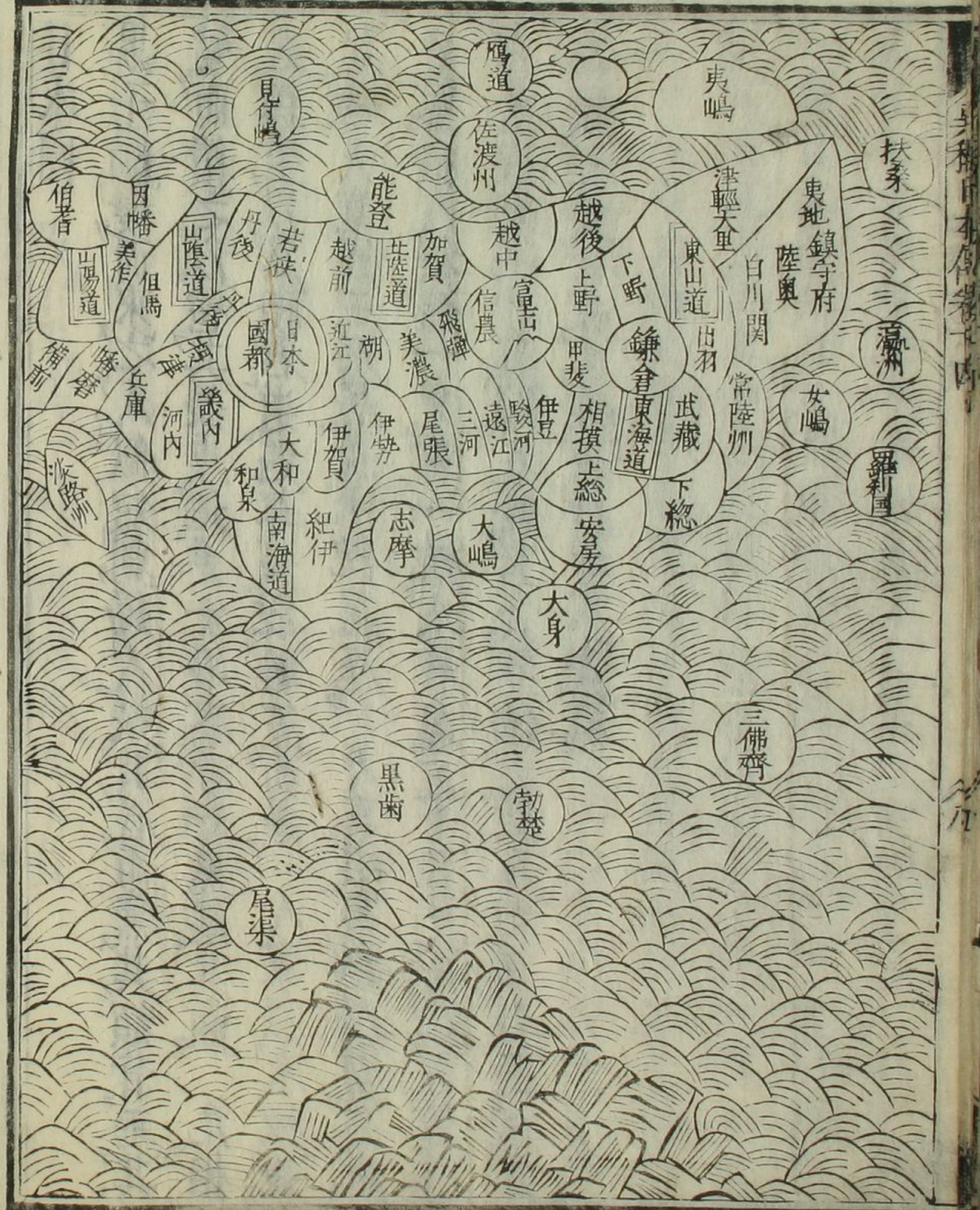
翰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保社炳幾定難翊戴純誠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藝文館春秋館弘文館觀象監事禮曹判書高靈府院君臣申叔舟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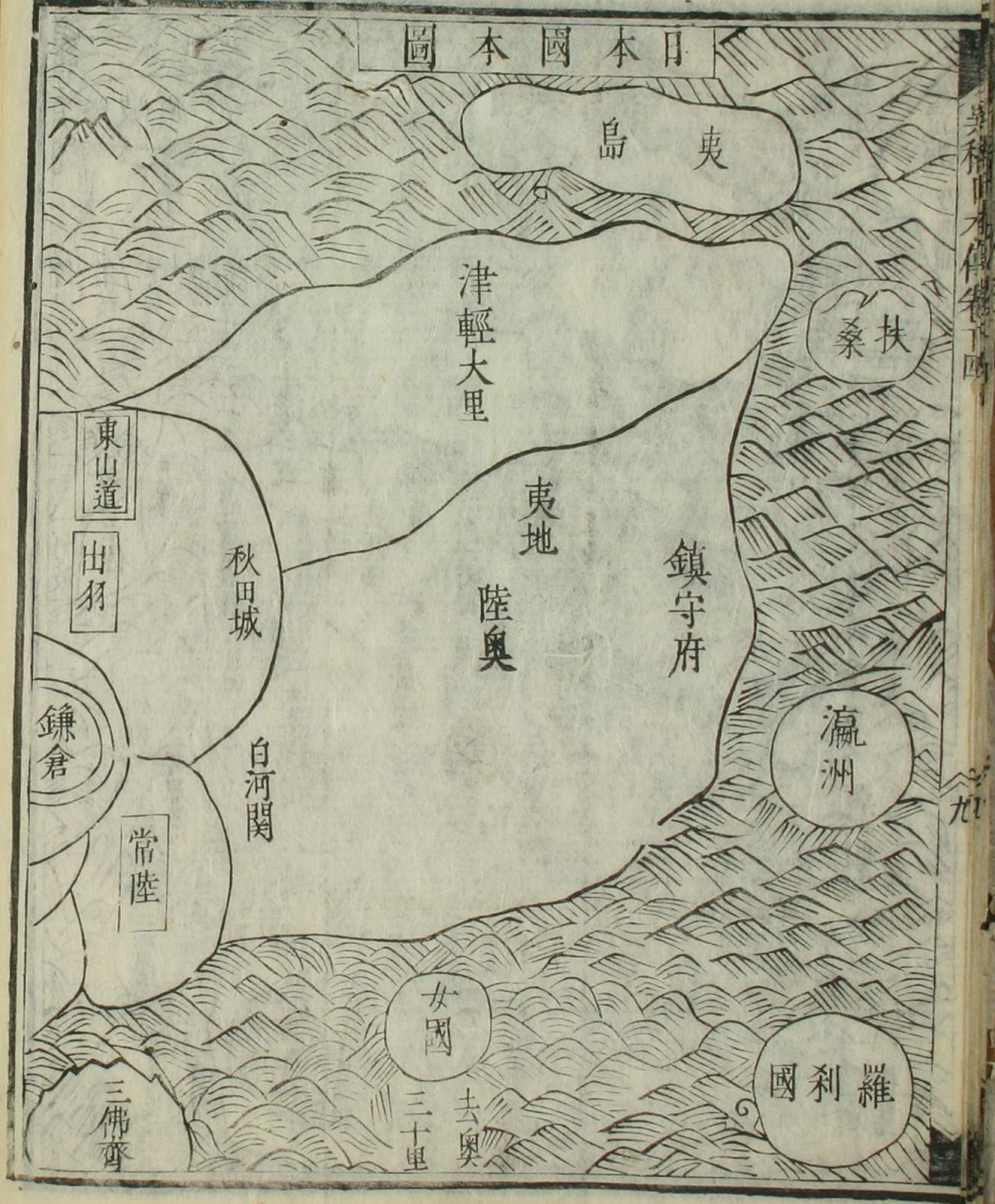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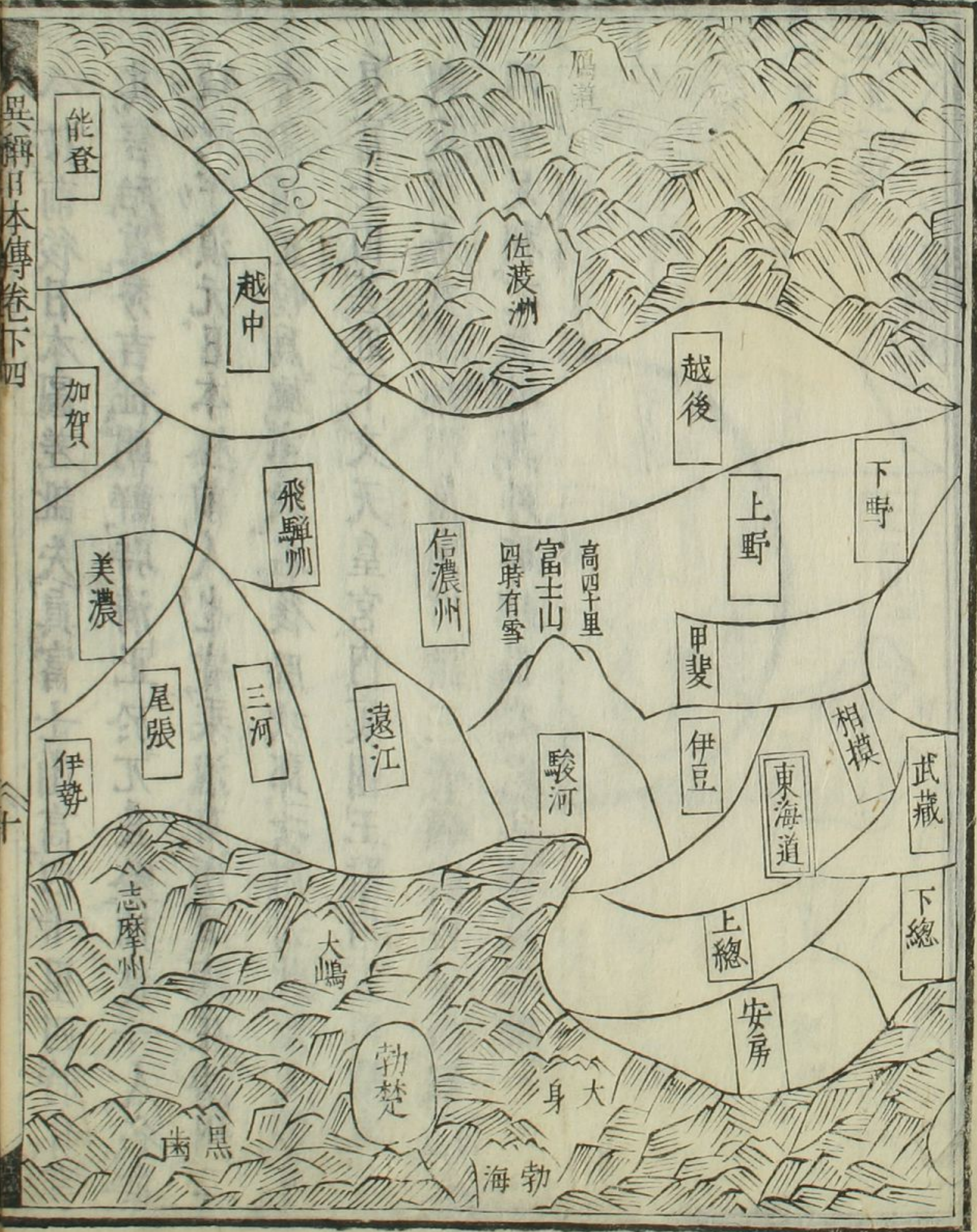
成化七年辛卯季冬申叔舟序云竊觀國於東海之中者非  
一而日本最久且大其地始於黑龍江之北至于我濟州之  
南與琉球相接其勢甚長厥初處處保聚各自為國周平王  
四十八年其始祖狹野起兵誅討始置州郡大臣各占分治  
猶中國之封建不甚統屬習性強悍精於劍槊慣於舟楫與  
我隔海相望撫之得其道則朝聘以禮失其道則輒肆剽竊  
今按狹野狹野尊神武天皇也日本書紀曰所稱狹野者  
是年少時之號也後撥平天下奄有八洲故復加號曰神  
日本磐余彥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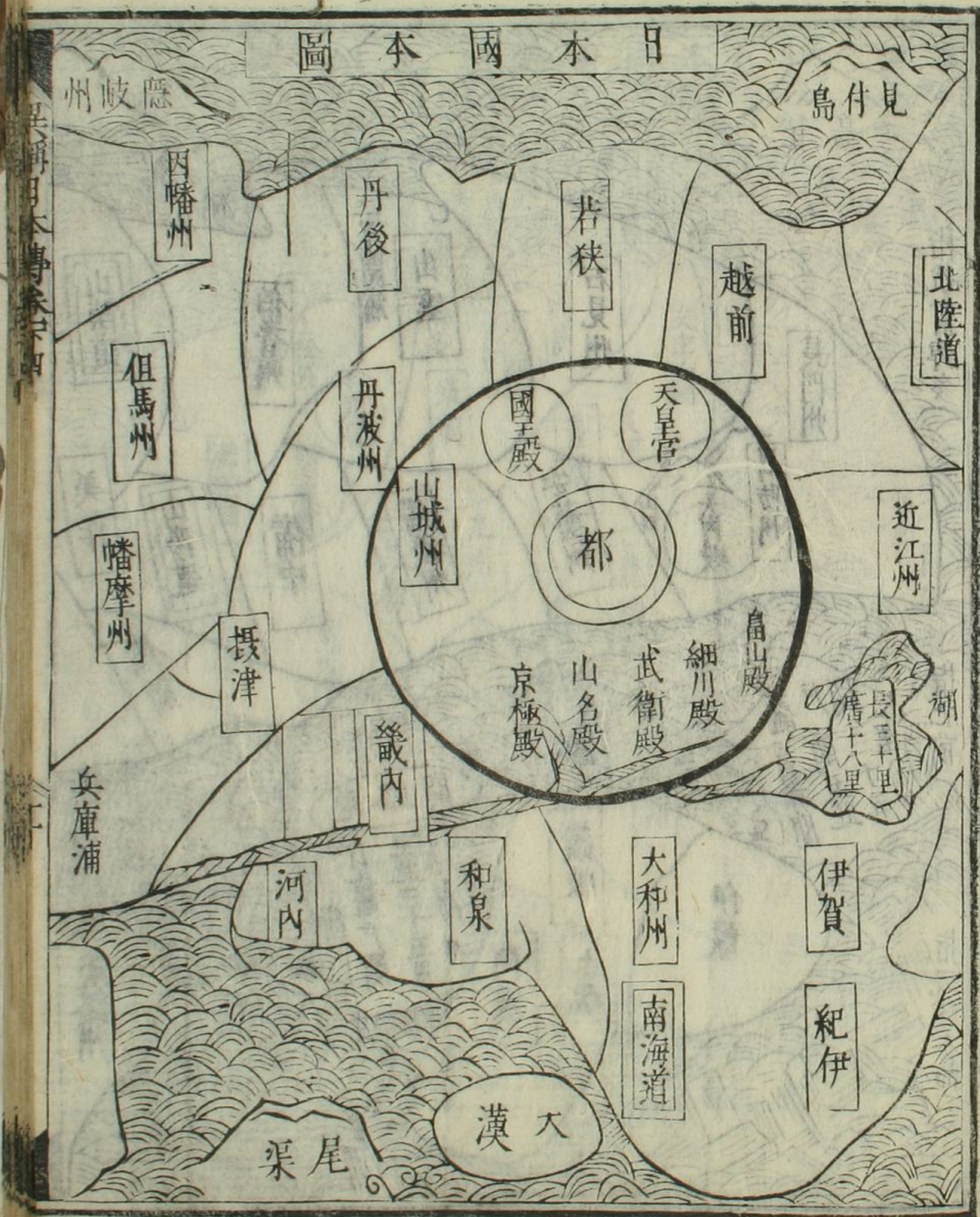
凡例云道路用日本里數其一里准我國十里  
計日用日本町段其法以中人平步兩足相距為一步六十  
五步為一段十段為一町一段准我五十負

日本國

男子斷髮而束之人佩短劍婦人拔其眉而黛其額背垂其  
髮而續之以髻其長曳地男女浴容者皆黑染其齒凡相  
遇蹲坐以為禮若道遇尊長脫鞋笠而過人家以木板蓋  
屋唯天皇國王取居及寺院用瓦人喜啜茶路傍置茶店  
賣茶行人投錢一文飲一椀人居處處千百為聚開市置店  
富人取女子之無歸者給衣食容飾之號為傾城引過客留  
宿饋酒食而收其錢故行者不齎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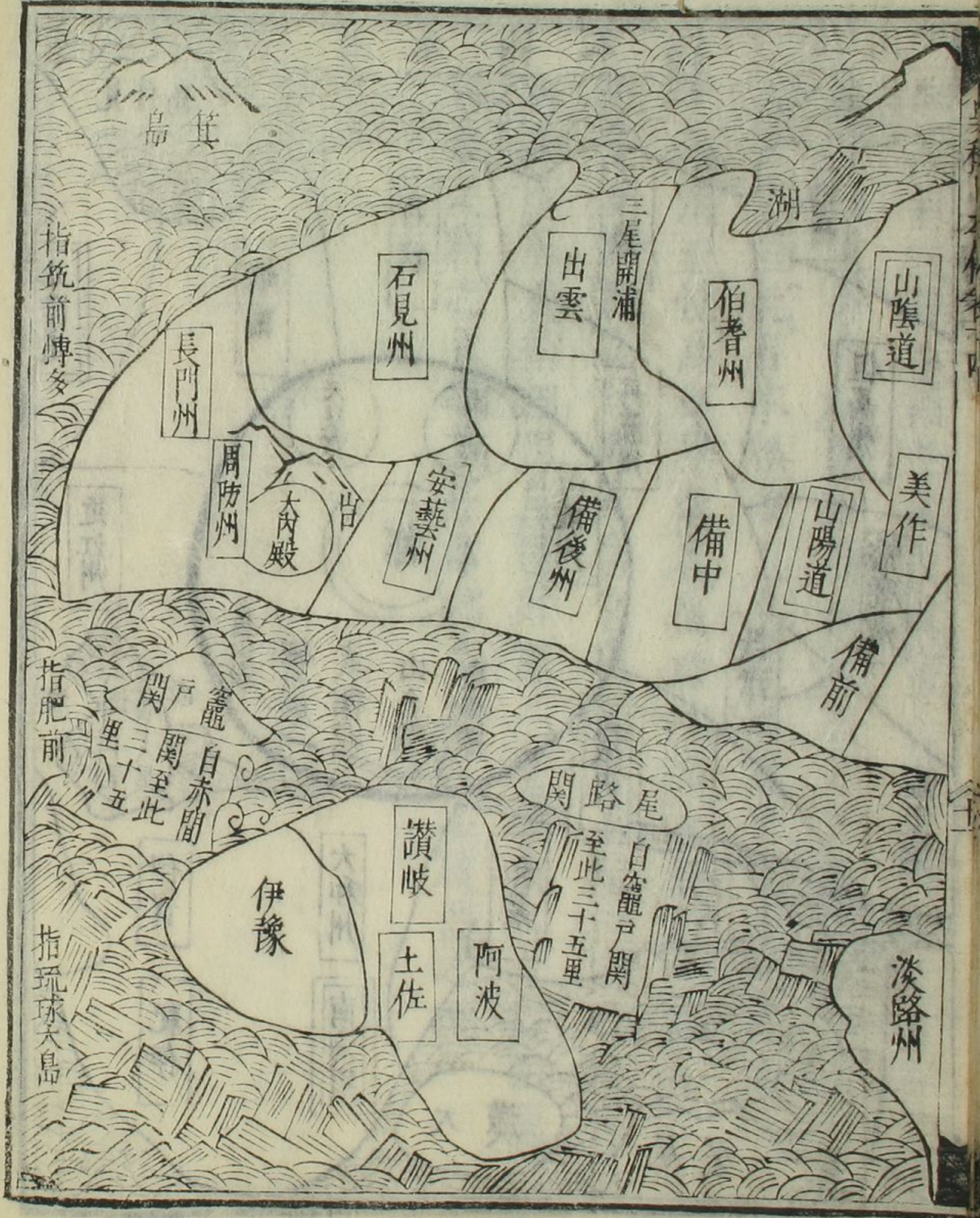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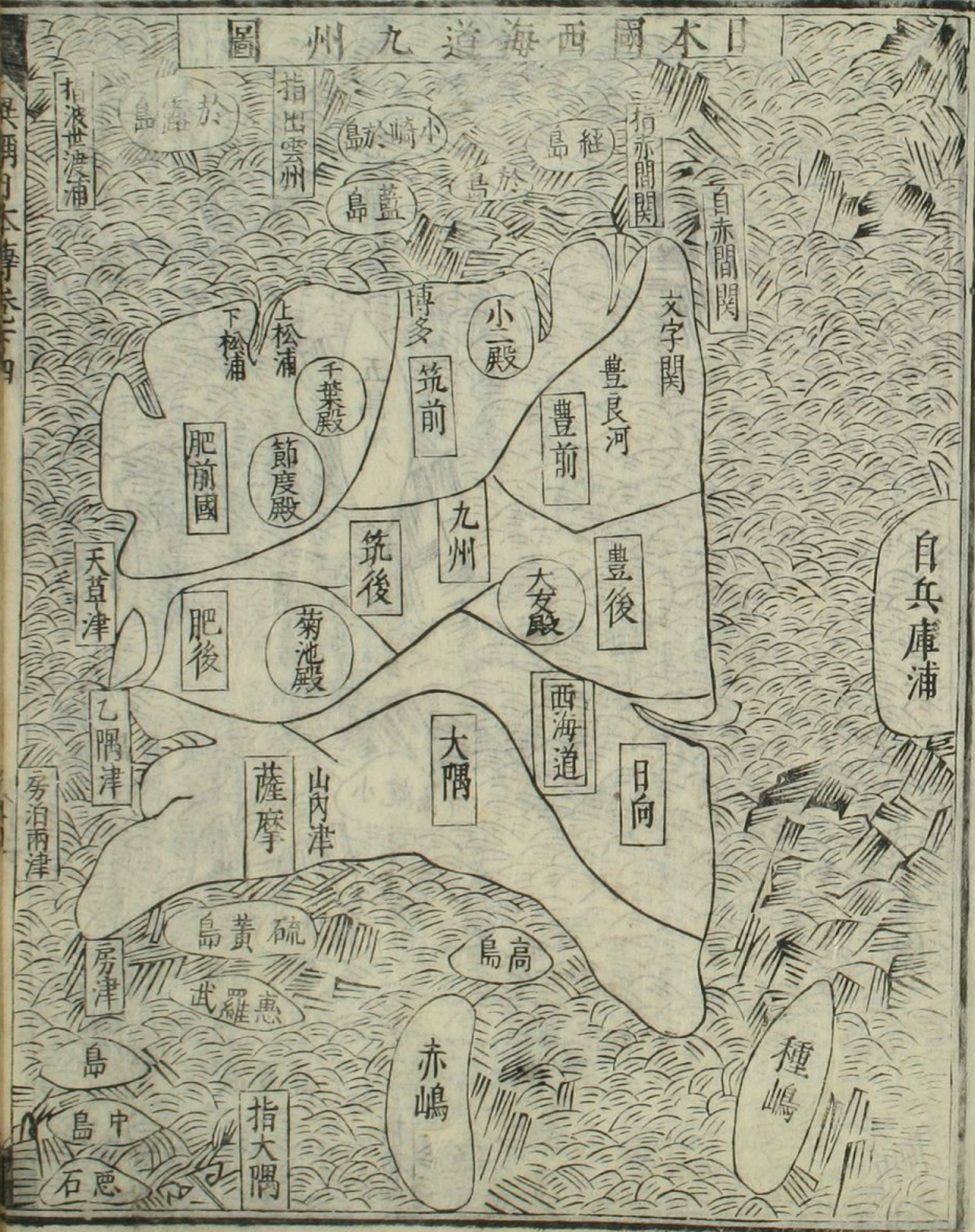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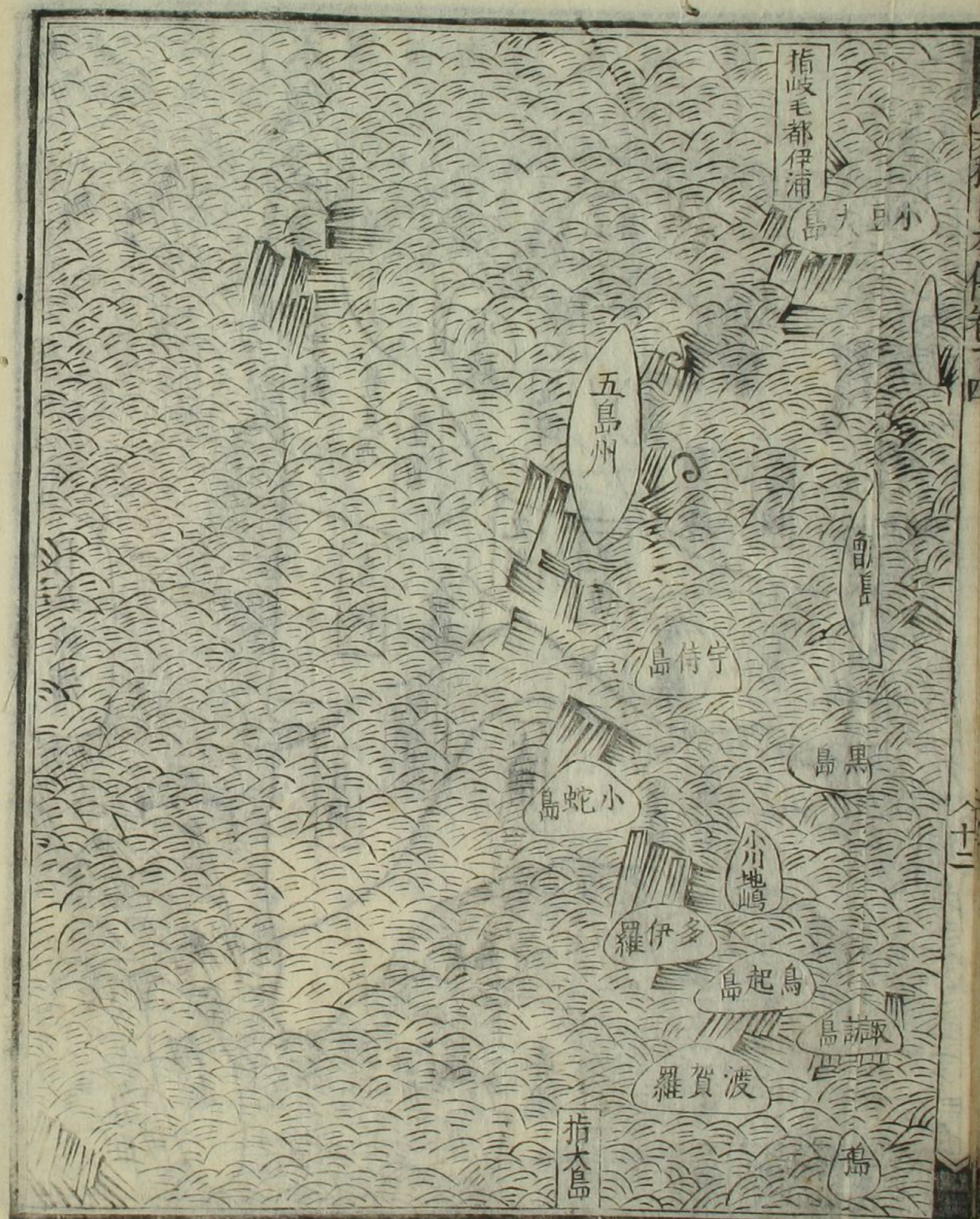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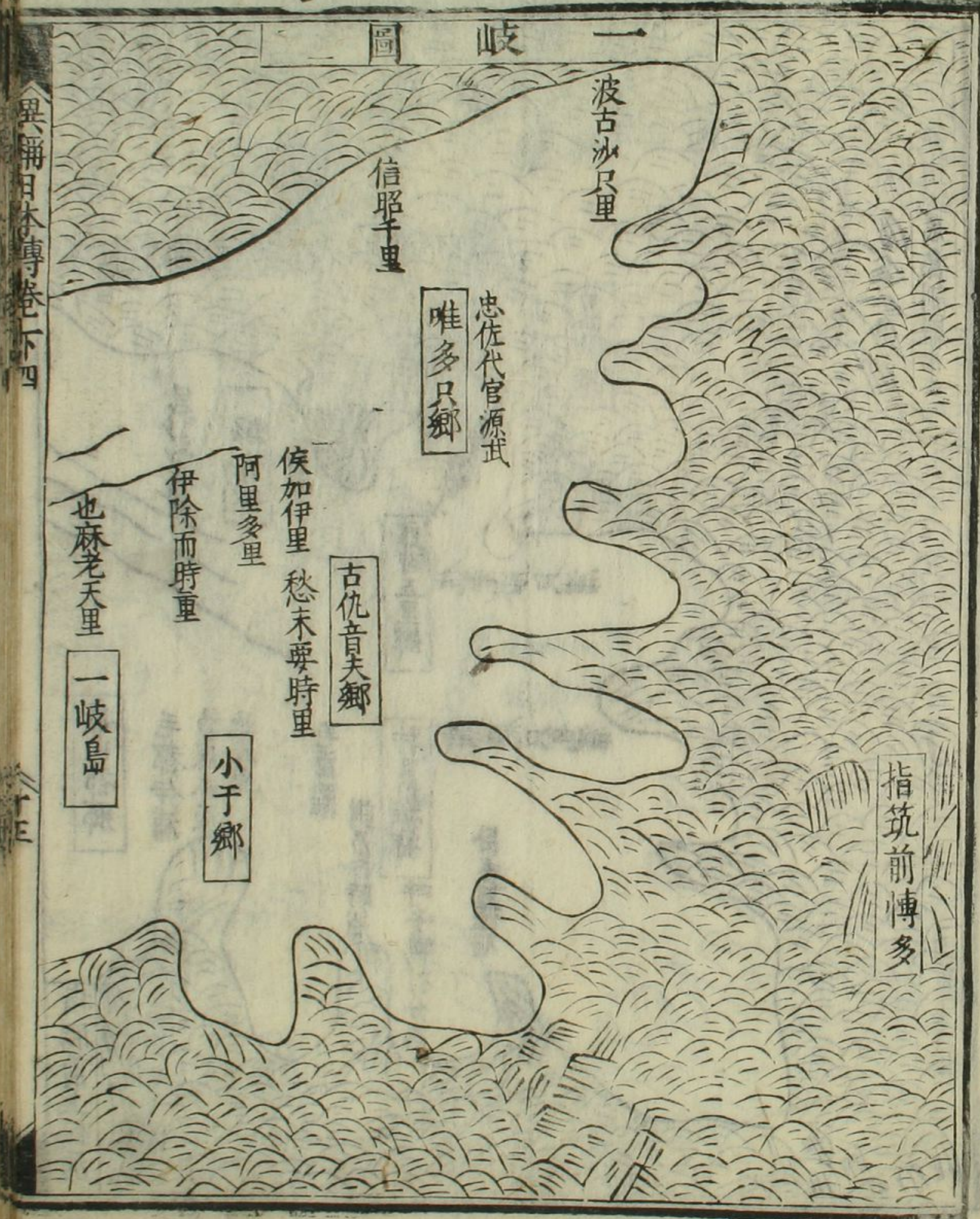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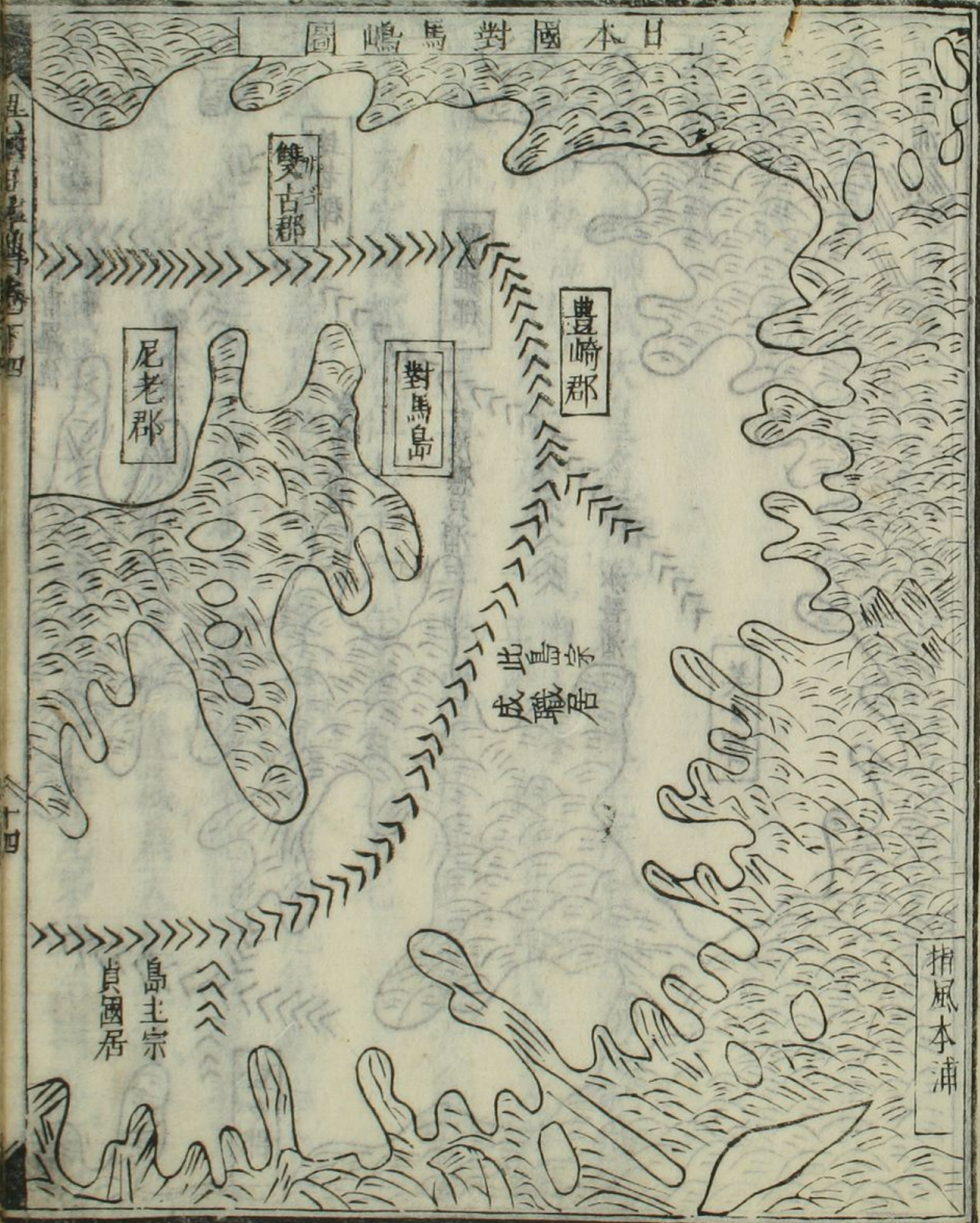
今按前後日本圖差訛失眞富士山高四十里四時有雪  
 其言殆近秀吉征朝鮮時清正於元良哈捕獲一人名世  
 琉堯字湏元日本松前人也嘗乘漁舟所風飄在濟州二  
 十年清正悅爲鄉導改名後滕次郎次郎云此地天霽可  
 見富士山甚近下文天皇宮內裏國王殿指室町殿與足  
 利氏所居武衛細川島山所謂三管領山名京極四職之  
 列皆足利之臣也其外郡鄉島之名多傳聞之訛

日本國西海道九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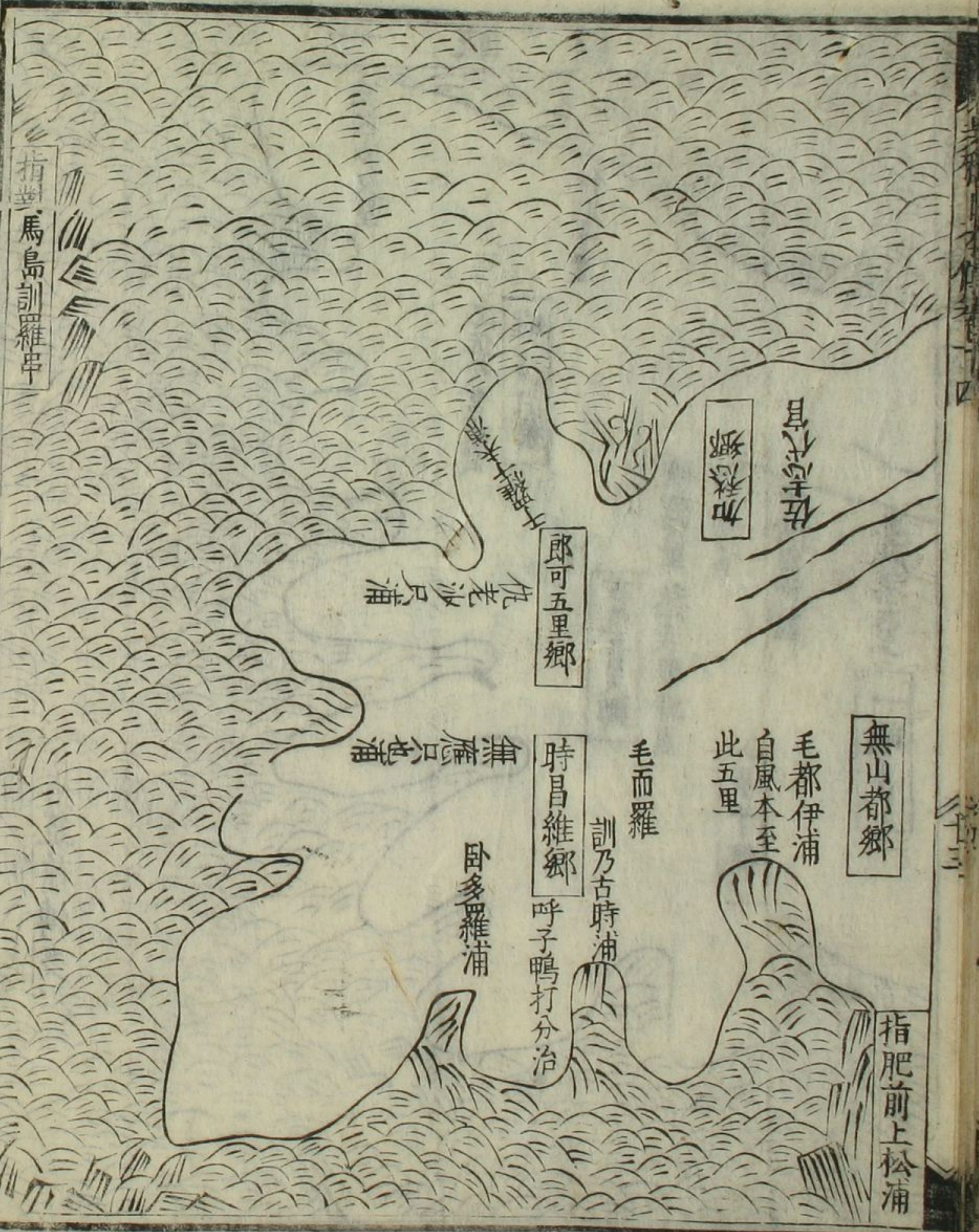


日本對馬島圖



日本對馬島圖卷下四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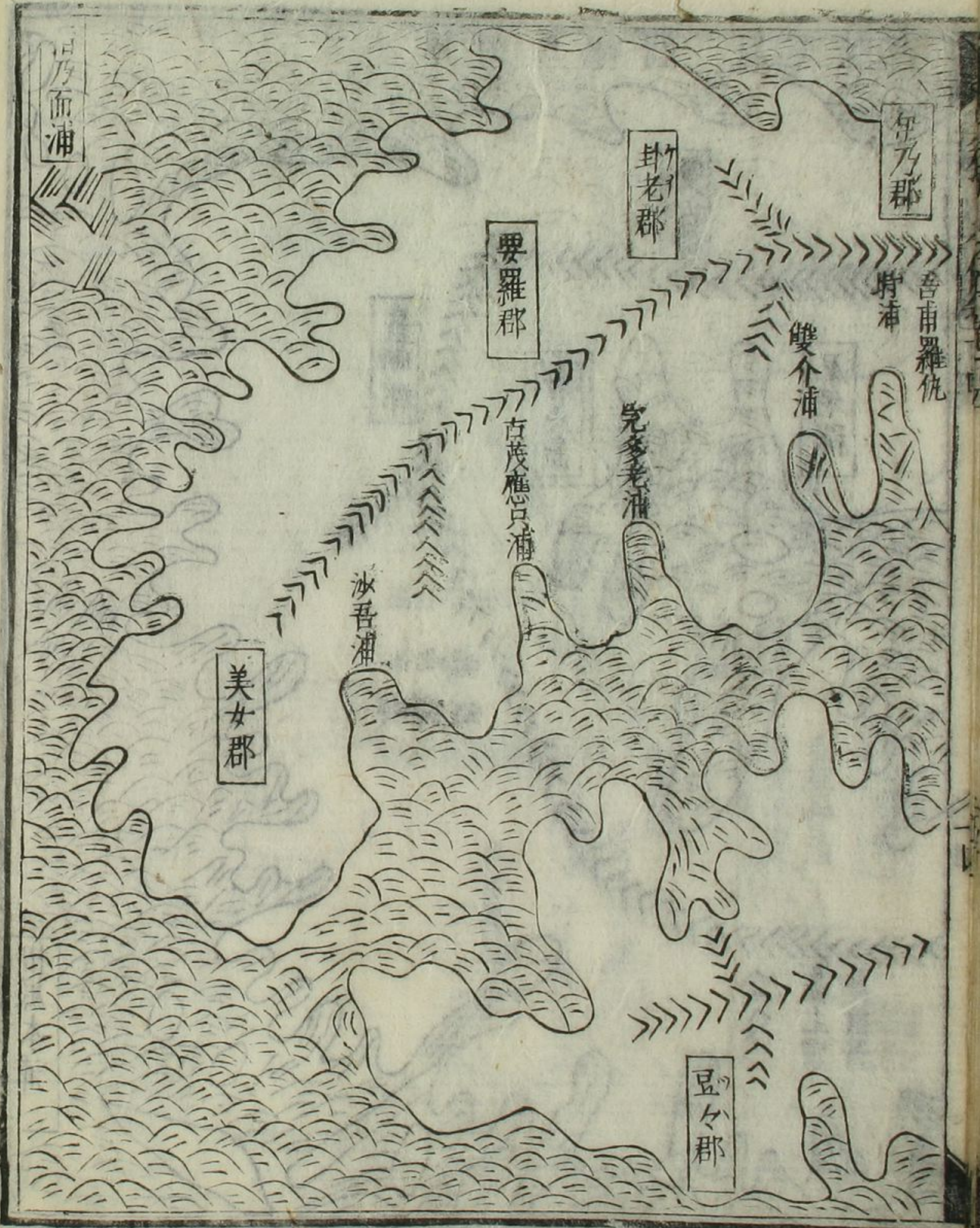


指對馬島訓羅串

日本對馬島圖卷下四

十三





日本國紀

天皇代序

天神七代

地神五代

人皇始祖神武天皇名狹野地神末主彥瀲尊第四子母玉

依姬俗稱海神女以庚午歲生周幽王十一年也四十九年戊午入大倭

州盡除中洲賊衆五十二年辛酉正月庚申始號天皇百十

年己未定國都在位七十六年壽百二十七

今按庚午歲為幽王十一年非也實桓王九年也四十九

年五十二年皆聖筭也始號天皇本紀曰辛酉年春正月

庚辰朔天皇即帝位於橿原宮是歲為天皇元年

綏靖天皇神武第三子自神武崩四年兄弟共治國事辛巳

正月即位，在位三十三年，壽八十四。

安寧天皇，綏靖太子元年甲寅，在位三十八年，壽八十。

懿德天皇，安寧第三子，元年壬辰，在位三十四年，壽八十四。

孝昭天皇，懿德太子，元年丙寅，在位八十三年，壽百十八。

孝安天皇，孝昭第二子，元年己丑，在位百二年，壽百三十七。

孝靈天皇，孝安太子，元年辛未，七十二，年壬子，秦始皇遣徐

福入海求仙，福遂至紀伊州，居焉，在位七十六年，壽百十五。

孝元天皇，孝靈太子，元年丁亥，在位五十七年，壽百十七。

開化天皇，孝元第二子，元年甲申，在位六十年，壽百十五。

崇神天皇，開化第二子，元年甲申，始鑄璽劍，開近江州大湖

六年己丑，始祭天照大神。天照大神地神始主俗稱七年庚

寅，始定天社國社神戶。十四年丁酉，伊豆國獻船。十七年庚

子始令諸國造船，在位六十八年，壽百二十。是時熊野權現神始現，徐福死而為神，國人至今祭之。

今按始鑄璽劍始，字非也。神代有神璽之鏡劍，歷代天子

受天照大神神勅，與神鏡同床共殿。至于崇神天皇，漸畏

神威，更鑄鏡造劍，以為璽奉安置神代靈器於別所，非始

鑄之詳見日本紀古語拾遺等書。開近江州大湖，非也。近

江國舊名淡海國，象山東西峙，中湛大水，殆如海味，淡故

名淡海國，以有遠淡海國號。近淡海國後曰近江，非入力

之所開，或曰一夜地坼生大湖，其土飛為富士山，甚安也。

赤人望富士山歌曰：天地之分時從神左，備手高尊才駿。

河有布士能高嶺乎，天原振放見者，度日之陰毛隱比照

月乃光毛不見白雲母，伊去波伐加利時，自久曾雪者振

古今和歌集卷之四

家留語告言繼將往不盡能高嶺者觀此則自神代有此  
山可知之矣熊野權現始現徐福死而為神國人至今祭  
之非也宜參考上卷引後漢書今按熊野權現者據長寬  
勘文雖多諸說為伊弉册尊正說也乃合日本紀義日本  
書紀曰伊弉册尊神退去矣故葬於紀伊國熊野之有馬  
村焉土俗祭此神之魂者花時亦以花祭又用鼓吹幡旗  
歌舞而祭矣今訪之有馬村人考那智三卷書有馬村有  
產田官乃伊弉册尊神退之地其東有隱窟亦曰產田窟  
亦曰花窟所葬伊弉册尊是也暮春以繩作花及幡旗形  
圍繞於窟歌舞祭之蓋神代遺俗也本官者崇神天皇建  
之伊弉册尊也

垂仁天皇崇神第三子元年壬辰十三年甲辰天照大神降

二十三年甲寅初置伊勢國齋宮二十五年丙辰始立天照  
大神宮于伊勢國在位九十九年壽百四十

今按齋宮者皇女所居乃居此齋戒以奉天照大神故曰  
齋宮據延曆儀式帳自美和御諸原造齋宮始有之及大  
神鎮坐于伊勢國於大宮際造之古語拾遺曰泊于卷向  
玉城朝垂仁天皇也今皇女倭姬命奉齋天照大神仍隨神教

立其祠於伊勢國五十鈴川上因興齋宮令倭姬命居焉  
景行天皇垂仁第三子元年辛未十三年癸未賜諸國人姓  
氏十八年戊子始定諸國名在位六十年壽百六

成務天皇景行第四子元年辛未初定州郡二年癸酉置大  
臣五年乙亥諸州始貢稻七年丁丑定諸州經界在位六十  
一年壽百七

仲哀天皇景行孫日本武尊第二子身長十尺元年壬申九年庚辰初作神樂百濟國始遣使來在位九年壽五十二神功天皇開化五世孫息長宿祢女仲哀納爲后仲哀沒遂主國事元年辛巳五年乙酉新羅國始遣使來三十九年己未始遣使于漢在位六十九年壽百

今按神功皇后有聖德謙讓不即天皇位謂神功天皇者非也職原抄曰仲哀崩皇后攝政平三韓而歸筑紫誕生皇子在襁褓皇后猶攝政遂臨天下六十餘年雖同正帝奉稱攝政

應神天皇仲哀第四子母神功元年戊寅七年丙申高麗始遣使來十四年癸卯始制衣服十五年甲辰百濟送書籍十六年乙巳百濟王太子來二十年己酉漢人始來在位四十

一年壽百十

仁德天皇應神第四子應神歿二年無主癸酉正月即位十五年丁卯大臣武內死年三百四十歷在六朝六十一年癸酉始造冰室在位八十七年壽百十履中天皇仁德太子云

當今天皇崇光曾孫名彥仁云

今按當今後花園天皇也自履中至後花園其間云云事大抵據日本俗間年代記不遑枚舉又我朝年號大化爲始大寶以來不絕然年代記自繼體天皇每每紀年號其語多鄙淺而無有大化號崇德天皇作宗德天皇花園天皇作華山天皇或作花園皆非也其他謬不可勝紀

國王代序

國王姓源氏

第五十六代清和天皇十八年丙申賜第六皇子貞純親王姓源源氏始此即唐僖宗乾符三年

也後白河天皇保元三年戊寅征夷大將軍源賴朝主鎌倉二條天皇永曆元年庚辰賴朝以兵衛佐竄于伊豆州是時平清盛秉政父子兄弟盤據要路政治征伐出於其手驕奢淫虐道路側目賴朝自伊豆起兵而西先據關東累戰而勝乘勝席卷安德天皇壽永元年壬寅遂入京城平氏兵敗挾安德奔于西海乃立後鳥羽天皇仍鎮鎌倉世相承襲傳十二代至仁山後醍醐天皇辛未又攻平氏盡逐其黨總攬國政自號等持殿仁山死子瑞山嗣號寶筐院殿瑞山死子義滿嗣後出家法名道義號鹿苑院殿義滿死子義持嗣後出家法名道詮號勝定院殿義持死子義教嗣號普廣院殿義教以大臣占地太廣難制欲稍稍分封之大臣有赤松殿者其從弟變于義

教義教欲分赤松之地以封從弟遂以語赤松家臣家臣

於赤松今天皇嘉吉元年辛酉

即正統六年

赤松伏兵請義教宴

于其家義教盛兵而往請入內廳酒酣放厖馬因闔門伏發遂弑義教大內持世被捨踰重垣而出遂與管領細川等立義教子義勝三年癸亥病死又立其弟義成義成死又立其弟義政即今所謂國王也於其國中不敢稱王只稱御所所令文書稱明教書每歲元率一大臣謁天皇常時不與相接國政及聘問隣國天皇皆不與焉

今按國王指將軍家也壽永元年遂入京城平氏兵敗非也壽永二年賴朝從兄弟木曾義仲入洛平氏奉帝出奔文治元年賴朝弟義經等與平氏戰于一谷平氏兵敗奔于西海終滅世相承襲傳十二代至仁山非也賴朝三世

而滅其後賴朝婦家北條氏九世執天下兵權然後醍醐天皇舉兵北條氏滅仁山始屬官軍後及自立仁山其先出自足利義康與賴朝雖同姓其派亦別明教書御教書也明御音訓相近故訛我朝天皇誥命稱御教書見御教書案御教書案二卷載先王命辭後世將軍令亦稱御教書

道路里數

自我慶尚道東萊縣之富山浦至對馬嶋之都伊沙只四十八里 自都伊沙只至船越浦十九里 自船越至一岐島風本浦四十八里 自風本至筑前州之博多三十八里 自博多至長門州之赤間關三十里 自風本直指赤間則四十六里 自赤間至竈戶關三十五里 自竈戶至尾路關三十五里 自

尾路至兵庫關七十里 並水路

自兵庫至王城十八里 陸路

都計水路三百二十三里陸路十八里 以我國里數計則水路三千二百三十七里

陸路一百八十里

八道六十六州 對馬島一岐島附

畿內五州

山城州 分爲國都有山如城峻峻自北而南東西回抱至南而未分別有圓山當其口二山東西而下至圓山合流南入于海都中間巷道路皆方通四達每一町有中路三町爲一條條有大路井井不紊凡九條二十萬六千餘戶巷有市國王而下諸大臣皆有分地如封建世襲雖居外州亦皆置家京中譜之京師駁屬郡八水田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町今按圓山指雄德山也二川謂賀茂川桂川

天皇宮在東北隅周以土垣有大門軍士數百把守國王而下諸大臣以其麾下兵輪番通守凡過門者皆下馬宮中支用別有二州收其稅供進

今按天皇宮在東北隅後世里內土御門亭是也山槐記曰土御門亭土御門比東洞院東前大納言藤原綱家也百練鈔曰鳥羽天皇始造此亭周以土垣古制也江次第曰大內造築之法充諸國到于今諸國諸侯以土築宮垣其遺法乎

國王殿在天皇宮西北亦有土垣軍士十餘把守其門大臣等率麾下兵輪番入直謂之御所

今按國王殿足利氏柳營所謂室町殿也今之御所內此其地也

畠山殿居天皇宮東南世與左武衛細川相連為管提即管

領佐國王秉政今天皇康正元年乙亥景泰六年遣使來朝書稱

管提畠山修理大夫源義忠寬正六年乙酉成化元年義忠死子

義勝嗣文明二年庚寅成化六年遣使來朝書稱管提畠山左京

大夫源義勝又有源義就寬正元年庚辰遣使來朝書稱

雍河紀越能五州摠大守畠山右金吾督源朝臣義就義就

乃義忠同母弟德本之子同宗故皆稱畠山

今按雍山城國古來以山城比雍州之固如山城守卜部

兼方カタ自稱雍州刺史之類

細川殿居國王殿西世與畠山左武衛相連為管提源持之

死子勝元嗣時未遣使於我勝元娶山名源教豐之女而無

子教豐以其幼子屬為養子其後教豐受譴於國王黜居外

州其子義安等二人侍國王教豐令二子請還於國王二子以其父性惡恐還而起鬪不爲之請乃令勝元請之勝元爲請於國王遂得還以是教豐甚德勝元及勝元有子以其所養教豐之子爲僧教豐怒乃與勝元爲仇相戰教豐之外孫人殿及女塔一色殿土岐殿等舉兵助之勝元挾國王移入皇於其陣內大小羣臣從細川者衆焚京都二條以北塹而守之相持今六年勝元年四十餘矣

今按應仁元年丁亥五月二十六日山名細川起亂自此天下大亂明成化七年辛卯申叔舟作海東諸國紀自應仁元年到此該五年謂今六年者非也自是百有餘年亂

其極矣

又有持賢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細川右馬頭源朝

臣持賢持賢乃勝元父持之之弟持賢無子勝元於其家後作別室號典廐置持賢而師事之年老或云已死 又有細

川勝氏勝元從兄弟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初上松浦郡久野能登守藤原朝臣賴永遣壽藺書記來朝時我世祖方議通信於日本國王以風水險遠欲因諸酋使爲使問時在館者則壽藺於其中稍解事遂命授書與禮物以送于國王又命禮曹書諭大內殿賴永護送兼致賜物文正元年丙戌五月受命而去庚寅乃來壽藺言其年六月還上松浦修船備行裝丁亥二月自上松浦發向國都都中兵起海賊充斥南海路梗從北海而往四月始到若狹州倭訓附馳報國王國王遣兵迎之然盜賊縱橫或從間道或留滯備經艱苦凡六十日而得達國都致書與禮物于國王館于東福寺國王



方在細川殿陣中與山名殿相持未暇修答至戊子二月受  
答普國王更議不可無答使又命勝氏備方物遣使勝氏自  
爲書遣心苑東堂等與壽蘭借來壽蘭又言大內處書與賜  
物使人傳送爲海賊所掠其所言多浮浪不可盡信

左武衛殿居國王殿南世與畠山細川相逆爲管提掌他國  
使臣支待諸事後光嚴天皇應安三年庚戌宣德三年源義淳遣  
使來朝書稱左武衛源義淳及義敏嗣寬正元年庚辰遣使  
來朝書稱左武衛源義敏義廉嗣四年癸未遣使來朝書稱  
左武衛將軍源義廉

今按武衛之號志波尾張守高經之子義將任右兵衛督  
兵衛唐名武衛故其子孫世號武衛

山名殿居國王殿西今天皇長祿三年巳卯天順三年始遣使來

朝書稱祖幡伯作因備前後藝石九州總太守山名霜臺源  
朝臣教豐教豐出家法名宗全方與細川相持國王有異母  
弟嘗出家號淨土院國王無嗣命還俗將以爲嗣號今出川  
殿一年國王有子語今出川曰汝必傳之我子今出川誓而  
許之山名既與細川爲仇細川挾國王令山名亦推今出川  
爲敵國王今年三十七歲國王之子年七歲今出川殿年三  
十二歲矣教豐二子義安等侍國王不敢歸教豐其長義安  
尋死義安之子在山名所山名將以爲嗣

今按淨土院當作淨土寺細川挾國王令山名推今出川  
者非也按應仁記山名細川故有隙而細川奉將軍弟今  
出川義視山名奉將軍子義尚天下武士各祖大戰宜與

前章參考

文明元年己丑義安遣使來朝書稱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備前備後八箇州總太守山名彈正少弼源朝臣義安續父山名左金吾源朝臣宗全之蹤宗全書亦曰我所領八箇州悉與義安二年庚寅宗全又遣使來朝書稱因伯丹三州太守山名少弼源教豐

京極殿居島山殿南世掌刑政長祿二年戊寅源持清遣使來朝書稱京兆尹江岐雲三州刺史住京極佐佐木氏兼大膳大夫源持清出家法名生觀又有源高忠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所司代京極多賀豐後守源高忠其使人言生觀同母兄也三年辛卯又有榮熙遣使來朝書稱山陰路隱岐州守護代佐佐木尹左近將監源榮熙其使人言生觀同母弟也初以高忠既稱生觀之兄榮熙又稱其弟其所

言難信不許接待其使強留不還乃以對馬島特送例接待其使言於禮曹曰生觀兄弟只榮熙一人耳高忠乃生觀族親之爲麾下者也榮熙時居隱岐州

右武衛殿自高麗之季海寇爲患門下府移書稱關西省探題相公令禁約海寇及我朝開國亦往來通書然失其來書未得其詳稱光天皇應永十五年戊子

永樂六年議政府答書始

稱九州牧右武衛將軍源公十六年己丑源道鎮遣使來朝書稱九州府探題或稱鎮西節度使或稱九州伯或稱九州都督或稱九州都元帥右武衛或稱九州都督府探題或只稱右武衛或稱九州摠管前後所稱不一而國人稱右武衛殿二十七年庚子道鎮以年老委政其子義俊自稱前都元帥義俊稱九州都督左近大夫將監自此父子俱遣使不絕

其所進方物甚豐故我之報賜亦厚三十一年甲辰道鎮書云不意有訟事入京去其後在其王城只有道鎮猶遣使求焉至今天皇永享元年己酉宣德四年以後無使文正元年丙戌京城澁河源朝臣義堯遣使來朝其使言義堯之父曾爲右武衛西海道九州總管然不能言其詳蓋是道鎮之後歟甲斐殿左武衛之臣專掌左武衛之事文明元年己丑源政盛遣使來朝書稱甲斐遠尾越後四州守其使以臣酋例接待

伊勢守政親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國王懷守納政所伊勢守政親其書略曰細川與山名私起干戈京城大亂余爲停止而未止兩人之罪不少依扶桑殿下命集諸侯諸軍將收太平欲蒙大國餘力所望綿細綿布苧布米其所

進方物亦豐且政親爲國王近侍之長出納庶政者特給綿布正布各千匹米五百石次助軍需令轉達國王又於政親別有回賜其使以臣酋使例館待

教通庚寅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山城居住四國伊豫住人河野刑部大輔藤原朝臣教通壽蘭往來兵中故多稱護送而來者下同

之種庚寅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京城奉行頭飯尾肥前守藤原朝臣之種其使人言近侍國王其使以特送例館待

信忠庚寅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京城居住宗見駿河守源朝臣信忠勝忠庚寅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京城居住鷹野氏

部少輔源朝臣勝忠

建昌庚寅年以館接壽蘭遣使來朝書稱慧日山內常喜詳菴住持建昌能文喜詳菴在東福寺內

昌堯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京城東山清水寺住持大禪師昌堯以宗貞國請接待日本國亂年饑寄食於我者甚多故前不遣使之人皆不許接待使人等強留三浦而不還宗貞國為遣人請之乃許接待下並同

再書記已丑年遣使來朝書稱深修菴住持冉書記以宗貞國請接待

大和州 郡十三水田一萬七千六百十四町

和泉州 郡三水田四千一百二十六町

河內州 郡十一水田一萬九千九十七町

攝津州 郡十四水田一千一百二十六町

忠吉今天皇應仁元年丁亥成化三年遣使來朝書稱畿內攝津

州兵庫津平方民部尉忠吉受圖書約歲遣一船

吉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畿內攝津州西宮津尉長塩備

中守源吉光以宗貞國請接待

昌壽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畿內攝津州佛法護持四天王寺住持比丘昌壽以宗貞國請接待

東山道八州

近江州 郡二十四水田三萬三千四百二町五段

美濃州 郡十八水田一萬四千八百二十四町五段

飛驒州 郡三水田一千六百十五町五段

信濃州 郡十水田三萬九千二十五町三段

善峰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信濃州禪光寺住持比丘善峰以宗貞國請接待

今按禪光寺當作善光寺

上野州 郡十四水田三萬二千一百四十町三段

下野州 有火井產硫黃郡九水田二萬七千四百六十町

出羽州 有溫井產金郡十水田二萬六千九百九十町二段

陸奥州 產金郡三十五水田五萬一千一百六十二町二段

東海道十五州

伊賀州 郡四水田一千五百町州有天照大神祠國無貫

賤遠近皆來謁祭

今按州有天照大神祠以下十七字當在伊勢州下傳寫

之誤也

伊勢州 產水銀郡十二水田一萬九千二十四町

志摩州 郡二水田九十七町

尾張州 郡八水田一萬一千九百四十町

三河州 郡八水田八千八百二十町

遠江州 郡十三水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町

伊豆州 有溫井二所火井一所產硫黃郡三水田二千八

百十四町

駿河州 郡七水田九千七百十七町

甲斐州 郡四水田一萬四千三町

相摸州 郡八水田一萬二千二百三十六町一段

上總州 郡十二水田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六町六段鎌倉

殿所居國人謂之東都今鎌倉殿源氏仁山之後據鎌倉以東而叛二十餘年國王累征不克

今按鎌倉殿以下三十八字當在相摸州下

下總州 郡十一水田三萬三千一町

常陸州 郡十四水田四萬九千九町六段

武藏州 郡二十四水田三萬五千七十四町七段

山陽道八州

幡摩州 郡十一水田一萬一千二百四十六町

吉家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幡摩州室津代官藤

原朝臣吉家自上院寺有觀音現像圓覺寺有雨花舍利之

異以後諸州遣使來賀者甚多雖前不遣使者皆許接待下

並同

盛久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幡摩州太守周間浦居住源光祿盛久

美作州 郡七水田一萬一千二十二町四段

備前州 郡八水田一萬三千二百一十町二段

貞吉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備前州卯島津代官

藤原貞吉

廣家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備前州小島津代官

藤原廣家

備中州 產銅郡九水田一萬二千二十七町八段

備後州 產銅郡十四水田九千二百六十九町二段

吉安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備後州海賊大將撓

原左馬助源吉安

政良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高崎城大將軍源朝臣  
政良以宗貞國請接待

光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友津代官藤原朝臣光  
吉以宗貞國請接待

家德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三原津太守左京助源  
家德以宗貞國請接待

忠義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守護代官山名四宮源  
朝臣忠義以宗貞國請接待

安藝州 郡八水田七千二百五十九段

持平庚申年遣使來朝書稱安藝州小早川美作守持平約  
歲遣一舩又常賀近侍國王

國重甲申年遣使來朝書稱安藝州海賊大將藤原朝臣村

上備中守國重受圖書約歲遣一船

教實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安藝州太守藤原武  
田大膳大夫教實

公家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安藝州嚴島太守藤  
原朝臣公家

周防州 產荷葉綠有溫井郡六水田七千二百五十七町  
九段

大內殿多多良氏世居州大內縣山口倭訓也管周防長門

豐前筑前四州之地兵最強日本人稱百濟王溫祚之後入  
日本初泊周防州之多多良浦因以為氏至今八百餘年至  
持世二十三代世號大內殿至持世無子以姪教弘為嗣教  
弘死子政弘嗣大內兵強九州以下無敢違其令以係出百

濟最親於我自山名與細川爲敵政弘領兵往助山名今六年未還小二乘間復取博多宰府等舊地詳見筑前州小二殿

弘安庚寅年遣使來朝書稱周防州山口所司代杉河守源弘安大內殿代官時方居守山口

教之甲戌年遣使來朝書稱周防州大內進亮多多良別駕教之大內殿政弘叔父納歲遣一船

藝秀丁亥年遣使來賀雨花書稱周防州大島太守海賊大將軍源朝臣藝秀

義就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周防州上關太守錄相源義就

正吉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周防州上關守屋野

藤原朝臣正吉

盛祥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兼報漂流人書稱富田津

代官源朝臣盛祥

長門州產銅及牙鐵郡五水田四千九百二町四段

弘氏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藝石防長四州守護代官陶越前守多多良朝臣弘氏

光久丁亥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長門州文司浦大將軍源光久

忠秀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長門州赤間關鎮守高石藤原忠秀辛卯年又遣使來報我漂流人事

忠重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稱赤間關太守矢田藤原朝臣忠重



義長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長門州賓重關太守  
野田藤原朝臣義長

國茂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長門州鷲尾多多良  
朝臣國茂

正滿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長門州乾珠滿珠島代官宮內  
頭藤原正滿以宗貞國請接待

貞成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長門州三島尉伊賀羅駿河守  
藤原貞成以宗貞國請接待

南海道六州

紀伊州 郡七水田七千二百三町七段

淡路州 郡二水田二千七百三十七町三段

阿波州 郡九水田三千四百十四町五段

義直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阿波州鳴渡浦大將  
軍源朝臣義直

伊豫州 郡十四水田一萬五千五百七町四段

盛秋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伊豫州川野山城守越智朝臣  
盛秋以宗貞國請接待

貞義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伊豫州鎌田關海賊大將源貞  
義以宗貞國請接待

讚岐州 郡十一水田一萬八千八百三十町一段

土佐州 郡七水田六千二百二十八町

北陸道七州

若狹州 郡三水田三千八十町八段

忠常辛卯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若狹州十二關一

番遠敷守護備中守源朝臣忠常

義國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若狹州大濱津守護代官左衛門大夫源義國以宗貞國請接待

越前州 郡六水田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九町五段

越中州 有溫井水田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九町五段

越後州 郡七水田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六町五段

能登州 郡四水田八千二百九十七町

佐渡州 郡三水田三千九百一十八町三段

加賀州 郡四水田一萬二千七百六十七町四段

山陰道八州 郡四水田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四町

丹波州 郡五水田一千八百四十六町九段

丹後州 產深重青銅郡六水田五千五百三十七町

家國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丹後州田伊佐津平朝臣門四郎家國以宗貞國請接待

但馬州 郡八水田七千一百四十町

源國吉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稱但馬州津山關佐

佐木兵庫助源國吉

因幡州 郡七水田八千一百二十六町

伯耆州 郡六水田八千八百三十町

義保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伯耆州太守綠野源朝臣義保

以宗貞國請接待

出雲州 郡十水田九千四百三十町八段

盛政丁亥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出雲州美保關鄉

左衛門大夫藤原朝臣盛政

公順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出雲州見尾關處松田備前太守藤原朝臣公順義忠己丑遣使來朝書稱出雲州留關海賊大將藤原朝臣義忠以宗貞國請接待

石見州 郡六水田四千九百十八町和兼周布兼貞之子丁卯年親來受圖書書稱石見州因幡守藤原周布和兼約歲遣一船

賢宗庚寅年遣使來朝書稱石見州櫻井津土屋修理大夫平朝臣賢宗久直丁亥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石見州益田守藤原朝臣久直

正教丁亥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石見州住右馬頭

源朝臣正教

吉久戊子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石見州北江津太守平朝臣吉久

隱岐州 郡四水田五百八十四町九段

秀吉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隱岐州太守源朝臣秀吉以宗貞國請接待

西海道九州

筑前州 在距海濱三里山頂有火井日正照煙焰漲天水沸而溢凝而為硫黃凡產硫黃島皆同郡十五水田一萬八千三百二十八町九段州有博多或稱霸家臺或稱石城府或稱冷泉津或稱宮崎津居民萬餘戶小二殿與大友殿分治小二西南四千餘戶大友東北六千餘戶以藤原貞成為

代官居人業行商琉球南蠻商船所集之地北有白沙三十里松樹成林日本皆海松唯此有陸松日本人多上畫以為奇勝往來我國者於九州中博多最多

小二殿居宰府或稱大都督府西北去博多三里民居二千二百餘戶正兵五百餘源氏世主之稱筑豐肥三州摠太守太宰府都督司馬少卿號小二殿至源嘉賴今天皇嘉吉九年辛酉大臣赤松作亂國王徵兵諸州小二殿不至國王命大內殿討之嘉賴兵敗奔肥前州平戶源義所居尋投對馬島居美女浦對馬島亦其所管大內殿遂盡有小二所管筑前州博多宰府等地後嘉賴欲復舊地舉兵而往至上松浦大內殿迎擊敗之嘉賴奔還對馬嘉賴死子教賴嗣丁亥年教賴又以對馬島兵往至博多宰府之間見月之地為大友

殿及大內代官壬申取敗而死對馬島代官宗盛直等亦從敗沒己丑年國王以大內黨山名命小二復舊土又命諸州助之秋七月對馬島主宗貞國舉兵奉教賴之子賴忠而往沿路諸首護送助之遂至宰府悉復舊境賴忠既至宰府令貞國守博多貞國身留愁未要時小二殿所管在博多西遣南半里民居三百餘戶庵下守博多肥前州千葉與其弟有隙小二右其弟命貞國往攻之貞國難之小二強遣之值大雪敗還對馬島兵千人凍瘃多死者長門筑前一岐之境海賊縱橫今辛卯年春我宜慰官養民等往慰賴忠貞國至對馬島貞國聞之托以海賊梗路宜慰官不能來我當往迎遂留兵守博多愁未要時不吾賴忠身邊對馬賴忠前在對馬島約歲遣一二舡今還本土其使人依臣首使例館待

護軍道安曾為琉球國使來聘於我因是往來乙亥年來受圖書丁丑年來受職大友殿管下

司正林沙也文 道安子庚寅年從其父來受職大友殿管下

護軍宗家茂乙亥年來受圖書受職富商石城府代官宗金之子宗金大友殿所差大友殿管下

司果信盈己丑年來受職向他卒中樞藤安吉女婿安吉父曾來朝死於京館因葬于東郊其母命安吉來侍朝仍守父墳安吉死弟茂村又來侍朝為副司果安吉母時時遣船稱

藤氏母大友殿管下

氏鄉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宗像朝臣氏鄉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與氏後承國王之命為宗像殿主有麾下

今按宗像朝臣氏鄉據世系實正中為宗像大神大官司

乙亥蓋明景泰六年我康正元年也其先與足利尊氏好自此以來勢如諸侯

貞成辛巳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冷泉津尉兼內州太守田原藤原貞成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大友殿族親博多代

官

信重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冷泉津藤原佐藤四郎信重約歲遣一船辛卯冬以琉球國王使來受中樞府同知

事博多津商定清女婿大友殿管下

安直丁亥年遣使送漂流人書稱筑前州筥崎津寄住臣藤原孫右衛門尉安直八幡神留守殿管下

直吉丁亥年送我漂流人書稱筑前州筥崎津寄住藤原兵衛次郎直吉信重兄子八幡神留守殿管下居筥崎津重家丁亥年送我漂流人書稱冷泉津布永臣平與三郎重家大友殿管下

親慶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筑前州怡土郡北崎津源朝臣親慶

正家丁亥年稱壽蘭護送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相以島大將軍源朝臣正家

氏俊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稱筑前州宗像先社務氏俊

今按社務神主職也永保二年神祇官移遠江國文云應令以清原則房補任小國神主執行社務觀此則非神主

外有社務矣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曰以社稷為務

道京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絲島太守大藏氏道京以宗貞國請接待

繩繁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各島櫛島兩島太守藤原繩繁以宗貞國請接待

成直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聽政所秋月太守源成直以宗貞國請接待大友殿管下稱秋月殿有武才

信歲丙戌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筑前州麻生藤原信歲丁亥年又遣使來以不緊不接待

今按麻生氏住筑前遠賀郡高藏領地千町始為大内管下見九州軍記

筑後州郡十水田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一町八段

豐前州 郡八水田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八町二段

邦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豐前州葦島海賊大將玉野井藤原朝臣邦吉以宗貞國請接待

俊幸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豐前州彥山座主黑川院藤原朝臣俊幸以宗貞國請接待大友殿管下居彥山有武才

今按彥山在豐前國田川郡蟠根於豐前豐後筑前三國和歌所詠彥高峰是也山有神名彥山大權現西國人甚

敬寺號靈仙寺其草創舊矣役小角久居之至後伏見天皇皇子助有法親王住山稱座主以統諸僧戊子應仁二

年賴有座主職時也藤原俊幸者蓋其未出家時姓名乎亦設為之乎天下方亂故雖山僧往往有武才以防不虞

豐後州 有溫井五所郡八水田七千五百二十四町

大友殿源氏世襲所居民戶萬餘見兵二千在博多來亦七日程兼管博多與小二分治初源持直稱豐筑兩後州太守

今天皇永享元年己酉宣德四年始遣使來朝自是使船不絕九年丁巳又有源親重者稱豐筑兩後州太守而遣使其書稱

持直為伯父持直書亦稱讓于親戚親重至長祿元年丁丑又有親繁者稱豐州大友而遣使源持直使亦至禮曹問其

使及同來諸使皆言持直與小二殿同時失土大內殿以親繁代持直為大友殿今大內與安藝州相攻持直小二欲乘

間復土而未能或云源持直養從弟親重為嗣及大內討小二黜親重而以其弟親繩代之二年戊寅親繁又遣使其書

略曰曾祖父以來捧書通使自九州陷兵雖續箕裘之業不以時致敬寬正元年庚辰天順四年又有師能者亦稱豐筑守大

膳大夫而遣使其書略曰大友特蒙大國之恩不知幾年去年十月逝去余爲持直嫡孫續大友家業今辛卯年豐州日田守護親常遣使來朝其使言親常今大友殿政親之弟也前大友親重年老傳之其子政親政親乃大內政弘妹塔小二之復土也政親欲助大內父親重以爲王命不可違遂助小二又問時來諸使其言皆同是年冬來國王使光以藏主日源持直初無子以從弟親繁爲嗣親繁今爲大友殿年六十一歲長子政親今爲豐前州太守將爲嗣持直既以親繁爲嗣而後生二子長師能次能堅皆封小地其曰親重者不知爲何人疑繁重二字於國訓相近故或稱重也其曰親繩者親繁之同母弟封豐後州小地死已十四年矣同時來琉球使博多人信重曰親繁五子一曰五郎即政親年三十餘

當爲嗣二曰親常年二十餘今爲日田守三曰七郎年十八四僧五幼大友殿於九州兵強小二而下皆敬事之然稱太友者數人豐後州在九州之東地最遠來者稀少未能辨其真偽姑記往來之書及諸使之言以待後考

親常大友殿異母弟辛卯年遣使來朝書稱日田郡守護修理大夫大藏親常

國光庚辰年遣使來報我漂流人丁亥年又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豐後州日田郡太守源朝臣國光

茂實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豐後州守護代官木部山城守茂實以宗貞國請接待

肥前州有溫井二所郡十一水田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二町州有上下松浦海賊所處前朝之季寇我邊者松浦與二



岐對馬島之人率多又有五島或稱五多島日本人往中國者待風之地

今按天下文明之世何地處海賊此時衰亂甚故海賊處松浦

節度使己丑年遣使來朝約歲遣一二船書稱九州節度使源教直或稱九州都元帥或稱九州總管居肥前州阿也非知有小城在博多南十五里民居一千餘戶正兵二百五十餘總治九州之兵對馬島人宗大膳等言初教直助大內及小二復土懼棄取居潛投肥後州也望加知

千葉殿己卯年遣使來朝居有小城北距博多十五里民居一千二百餘戶正兵五百餘書稱肥前州小城千葉介元胤約歲遣一船

源義乙酉年遣使來朝書稱呼子一岐守源義約歲遣一二

船小二殿管下居呼子有麾下兵稱呼子殿

源約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波多島源約受

圖書約歲遣一二船小二殿管下居波多島人丁不過十餘

源永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鴨打源永受圖

書約歲遣一二船小二殿管下居鴨打有麾下兵稱鴨打殿

藤源次郎約歲遣一船

源祐位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那護野寶泉

寺源祐位約歲遣一船僧居寶泉寺

源盛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丹後太守源盛

受圖書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有麾下兵

源德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神田能登守源德受圖書約歲遣一船

源次郎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佐志源次郎受圖書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能武才有麾下兵稱佐志殿

義永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九沙島主藤原朝臣筑後守義永受圖書約歲遣一船

源義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下松浦一岐州太守志佐源義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能武才有麾下兵稱志佐殿

源滿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下松浦三栗野太守源朝約歲遣一船小二殿管下有麾下兵居三栗野

源吉乙丑年始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下松浦山城太守源吉受圖書約歲遣一船

源勝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五島宇久守源勝受圖書約歲遣一船丁丑年以刷還我漂流人特加一船居宇久島總治五島有麾下兵

少弼弘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田平寓鎮源朝臣彈正少弼弘約歲遣一船有麾下兵

源義丙子年始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平戶寓鎮肥前太守源義受圖書約歲遣一船少弼弘弟有麾下兵居平戶

藤原賴永丙戌年遣壽蘭書記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那久野藤原賴永壽蘭受書契禮物傳于國王事見上山城州

細川勝氏居那久野

源吉受圖書約歲遣一船

源宗傳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多久豐前守  
源宗傳以宗貞國請接待居多久有麾下兵

源泰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波多下野守源  
泰以宗貞國請接待居波多有麾下兵

四郎左衛門乙丙年以源滿使來受同參丁亥戊子連年而  
來不許接待

源貞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前州下松浦大島  
太守源朝臣貞居大島有麾下兵

源義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前州下松浦一岐  
津崎太守源義有麾下兵

貞茂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五島倬大島太守源朝臣貞茂  
以宗貞國請接待居五島源勝管下徵者

源茂丁亥年遣使來賀雨花舍利書稱五島玉浦守源朝臣  
茂居五島源勝管下徵者

源貞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五島太守源貞居五  
島源管下徵者

藤原盛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五島日島太守藤原朝臣盛  
以宗貞國請接待居五島源勝管下徵者

清男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彼杵郡彼杵遠江清原  
朝臣清男以宗貞國請接待

源重俊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稱肥前州大村守源  
重俊居大村能武才有麾下兵

源信吉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前州風島津太  
守源信吉

源豐久辛卯年遣使來朝書稱平戶寓鎮肥州太守源豐久先父義松己丑春逝去又送義松所受圖書而請受新圖書今乃終送

肥後州 有溫井郡十四水田一萬五千三百九十七町

菊池殿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筑二州太守藤原朝臣菊

池為邦約歲遣一二船庚寅年又遣使來受圖書所管兵二

千餘世號菊池殿世主肥後州

源藤為房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後州藤原為房歲遣一

船

教信己卯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後州八代源朝臣教信約歲

遣一船

政重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前此再度救我漂流人書

稱肥後州大將軍大橋朝臣政重

武教丁丑年以武磨稱名使人來朝以遠處不緊人不接待

丁亥年改名武教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後州高瀨郡藤原

武教菊池殿族親為其管下居高瀨

日向州 郡五水田七千二百三十六町

大隅州 郡八水田六百七十三町

薩摩州 產硫黃郡十三水田四千六百三十町

盛久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日向太守藤原盛久約

歲遣一二船

熙久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伊集院寓鎮隅州太守

藤原熙久約歲遣一二船

持久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島津藤原朝臣持久約

歲遣一船忠國族親爲其管下居島津

源忠國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三州太守島津源忠國約歲遣一船丁亥年以觀音現像又遣使書稱日隅薩三州太守島津陸奥源忠國國王族親總治薩摩日向大隅三州事

藤原忠滿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薩摩州古志岐島代官藤原忠滿

只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房泊代官只吉以宗貞國請接待

久重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市來千代太守大藏氏久重以宗貞國請接待

國久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市來太守大藏氏國久以宗貞

國請接待忠國從弟爲其管下居部府

吉國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內種島太守吉國以宗貞國請接待

持永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島津藤原朝臣持永以宗貞國請接待

對馬島 郡八人戶皆沿海浦而居凡八十二浦南北三日程東西或一日或半日程四面皆石山土磧民貧以煮塩捕魚販賣爲生宗氏世爲島主其先宗慶死子靈鑑嗣靈鑑死子貞茂嗣貞茂死子貞盛嗣貞盛死子成職嗣成職死而無嗣丁亥年島人立貞盛母弟盛國之子貞國爲島主郡守而下土官皆島主差任亦世襲以土田塩戶分屬之爲三番七日相逆會守嶋主之家郡守各於其境每年踏驗損實收稅

取三分之一又三分其一輸之于嶋主自由其一嶋主牧馬  
場四所可二千餘匹馬多曲背所產材橘木楮耳南北有高  
山皆名天神南稱子神北稱母神俗尚神家々以素饌祭之  
山之草木禽獸人無敢犯者罪人走入神堂則亦不敢追捕  
島在海東諸嶋要衝諸酋之往來於我者必經之地皆受嶋  
主文引而後乃來島主而下各遣使船歲有定額

八郡 豊崎郡或稱都伊沙只郡郡守宗盛俊宗貞國異母  
兄在前宗貞國爲郡守今傳于盛俊盛俊居古于浦還治戊  
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對馬州守護代官平朝臣宗助六盛俊  
豆豆郡郡守宗彦次郎盛世 伊乃郡郡守宗盛弘資茂之  
子宗貞盛妹塔乙丑年遣使來朝書稱對馬州宗右衛門尉  
盛弘約歲遣四船歲賜米豆并十五石 卦老郡或稱仁位

郡郡守宗茂秀癸丑年遣使來朝書稱出羽守宗大膳茂秀  
無子以其弟茂直子宗彦九郎興秀爲嗣茂秀父賀茂曾黜  
島主靈鑑而奪其任靈鑑之子貞茂還奪之然以賀茂族盛  
不得絕之以茂秀爲都代官 要羅郡郡守島主自守 美  
女郡郡守島主自守 雙古郡郡守島主自守 尼老郡郡  
守宗盛家宗貞盛再從弟爲貞盛女塔甲子年遣使來朝書  
稱對馬州宗信濃守盛家約歲遣四船壬申年以其請加三  
船歲賜米豆并二十石  
護軍多羅而羅 一名而羅酒文家次一名而羅酒文家繼  
一名平松而羅酒文家繼一名太郎二郎庚辰年受圖書來  
則賜米豆并拾石賊首也

八十二浦 時古里浦

二十餘戶

尼神都麻里浦

百餘戶

皮多

加地浦餘戶 五十 安尼老浦餘戶 二十 司直源茂崎乙亥年以救我

漂流人功受職 守于時浦餘戶 五十 郎加古時浦餘戶 三十 頭

未浦十餘戶 蘊要浦百餘戶 緊浦四十餘戶 阿時末浦百餘戶

皮都浦餘戶 二十 和因都麻里浦餘戶 二十 五時浦餘戶 二十 時多

浦三百五十餘戶 沙加浦五百餘戶 護軍六郎酒文已卯年來受圖

書來則賜米豆并十石 可正都羅而老 向花鉄匠于知

沙也文子隨父而來受職 下還本嶋 秦盛幸本係唐人島

主宗成職時掌書契文引 丑年因島主請受圖書約歲遣

一船書稱海西路關所鎮 秦盛幸 職盛故代官宗盛直

之子戊子年遣使來朝已 丑年又遣使來朝請繼父遣船以

無島主之書不從書稱對 州平朝臣宗四郎職盛 時羅

浦十餘戶 仇時老浦三十餘戶 所溫老浦百餘戶 溫知老毛浦

稱對馬州平朝臣宗彦九郎貞秀受圖書約遣一船 上護

軍宗盛吉宗盛家弟癸未年受圖書來則賜米豆并十五石

今身死有子時未遣使 宗茂秀卦老郡守 宗茂直宗茂

秀同母弟 阿里浦百餘戶 麻吾里浦二十餘戶 于那豆羅浦

五十餘戶 多浦百餘戶 美女浦六百五十餘戶 仇知只浦三十餘戶

伊乃浦二百餘戶 尼多老浦三百餘戶 是時末浦三十餘戶 仇

波老浦二十餘戶 豆那浦百餘戶 加羅愁浦五十餘戶 沙愁那浦

四百餘戶 國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佐須郡代官平朝臣宗

石見守國吉 吾溫浦百餘戶 護軍皮古汝文戊寅年受職

庚辰年受圖書總治三浦恒居倭 司正所溫皮古破知宗

茂次子改名茂實丁亥年因嶋主請受職 宗茂次庚辰年

救我漂流人來朝丁亥年又來稱對馬州上津郡追浦平朝

臣宗伯耆守茂次 尼時老道伊浦七十餘戶 道于老浦四十餘戶

今按也音非道浦無人 掛尼老浦十餘戶 可吾沙只浦有神

我社阿吾額羅可知浦百餘戶 可里也徒浦二百餘戶 敏沙只浦

二百餘戶 額知洞浦二百餘戶 中樞平茂續賊首早田之子曾來

侍朝為中樞今還本島 護軍中尾吾郎平茂續之子中尾

彈正立以為後戊子年來受職 可時浦一百五十餘戶 護軍井

可文愁戒父賊首井大郎於己亥年東征有功乙酉年受圖

書歲賜米豆并十石壬午年襲父職 皮老浦四十餘戶 多計

老浦八十餘戶 仇老世浦一百四十餘戶 護軍皮古仇羅海賊首護

軍藤茂家倭訓邊沙也文之子己酉年受職受圖書來則給

米豆十石 愁毛浦四百餘戶 吾也麻浦三百餘戶 老夫浦二百餘戶

卧伊多浦一百餘戶 古老世浦五十餘戶 介伊侯那浦二百餘戶

護軍時難酒毛 家久休和知難酒毛之子戊子年受職

吾甫羅仇時浦七十餘戶 雙个浦五十餘戶 完多老浦一百餘戶

古茂應只浦二百餘戶 一岐島 鄉七水田六百二十町六段人尼薩里十三海浦

十四東西半日程南北一日程志佐佐志呼子鴨打塩津留

分治有市三所水田早田相半土宜五穀收稅如對馬

七鄉 加愁鄉佐志代官主之 唯多只鄉志佐代官源武

主之戊子年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書稱一岐守護代官真

弓兵部少輔源武 古仇音夫鄉源經主之己丑年受圖書

約歲遣一二船書稱上松浦塩津留助次郎源經 源重實

丁丑年約歲遣一船書稱上松浦塩津留松林院主源重實

宗殊己卯年遣使來朝書稱一岐州上松浦塩津留觀音



寺宗殊約歲遣一船 小千鄉呼子代官源實主之約歲遣  
 一船書稱上松浦呼子一岐州代官牧山帶刀源實庚寅年  
 源實子正遣使來朝書稱去歲六月父為官軍先鋒而死干  
 敵臣繼家業乃依父例館待 無山都鄉鴨打代官主之  
 時日羅鄉呼子鴨打分治各有代官 耶可五豆鄉呼子鴨  
 打分治各有代官  
 十三里 波古沙只一百五 信昭干七十 侯加伊一百  
 餘 阿里多五十 愁米要時七十 伊除而時一百 也  
 那伊多三百 也麻老夫九十 牛時加多一百三 多底  
 伊時九十 毛而羅五十 侯計八十 戶應口五十  
 十四浦 世渡浦三十 豆豆只浦二十 仇只浦二十  
 因都溫而浦四十 阿神多沙只浦 頭音甫浦四十 火

知也麻浦一百 毛都伊浦一百 護軍三甫郎大郎賊首  
 護軍藤永繼子辛巳年受圖書來則賜米豆并十石 司正  
 有羅多羅又名可文愁戒源貞乃三甫郎大郎之兄戊寅年  
 受職 司正豆留保時藤九郎次子庚寅年受職長子也三  
 甫羅今來侍朝為司正 訓乃吉時浦四十 卧多羅浦百  
 戶 無應只也浦一百四 仇老沙只浦二十 于羅于米  
 浦五十 風本浦十 餘戶十 餘戶十 餘戶十  
 今按讀國王代序天下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陵  
 轡非君命越竟外交君臣大義至此蕩然今盡抄出于此  
 者春秋祭伯來之意也為後世事君而有實心者之明戒  
 也  
 懲誌錄卷之一

萬曆丙戌間日本國使橘康廣以其國王平秀吉書來始日本國王源氏立國於洪武初與我修隣好始二百年其初我國亦嘗遣使修慶吊禮申叔舟以書狀往來即其一也後叔舟臨卒成宗問取欲言叔舟對曰願國家毋與日本失和成廟感其言命副提學李亨元書狀官金訥修睦到對馬島使臣以風水驚疑得疾上書言狀成廟命致書幣於島主而回自是不復遣使每其國信使至依禮接待而已至是平秀吉代源氏爲王秀吉者或云華人流入倭國負薪爲生一日國王出遇於路中異其爲人招補軍伍勇力善鬪積功至大官因得權竟奪源氏而代之或曰源氏爲他人取弒秀吉又殺其人而奪國云用兵平定諸島域內六十六州合而爲一遂有外侵之志乃曰我使每往朝鮮而朝鮮使不至是鄙我也

遂使康廣來求通信書辭甚倨有今天下歸朕一握之語蓋源氏之亡已十餘年諸島倭歲往來我國而畏其令嚴不泄故朝廷不知也康廣時年五十餘容貌侏僂鬚髮半白取經館驛必舍工室舉止倨傲與平時倭使絕異人頗恠之故事石路郡邑凡遇倭使發境內民夫執槍夾道以示軍威康廣過仁同脫視執槍者笑曰汝輩槍竿太短矣到尚州牧使宋應洞享之妓樂成列康廣見應洞哀白使譯官語之曰老夫數年在干戈中鬚髮盡白使君處聲伎之間百無取憂而猶爲皓白何哉蓋諷之也及至禮曹判書押宴酒酣康廣散胡椒於筵上妓工爭取之無復倫次康廣回取館歎息語譯曰汝國亡矣紀綱已毀不亡何待及還朝廷但報其書辭以水路迷昧不許遣使康廣歸報秀吉大怒殺康廣又滅族蓋康

廣與其兄康年自源氏時來朝我國受職名其言頗爲我國地故爲秀吉取害云日本國使平義智來秀吉既殺禰康廣又令義智來求信使義智者其國主兵大將平行長女塔也爲秀吉腹心對馬島太守宗盛長世守馬嶋服事我國時秀吉去宗氏使義智代主島務以我國不諳海島爲辭拒通信詐言義智乃島主子熟海路與之偕行便欲使我無辭以拒因又窺胡我虛實平調信僧玄蘇等同至義智年少精悍他倭皆畏之俯伏膝行不敢仰視久留東平館必邀我使與俱朝議依違而已數年前倭寇全羅道損於島殺邊將李太源捕得生口言我國邊戍沙乙背同者叛入倭中導倭爲寇朝廷憤之至是人或言宜令日本刷還叛民然後議通信以觀誠否使館客者諷之義智曰此不難卽遣平調信歸報其國

不數月悉捕我民之在其國者十餘人來獻上御仁政殿大陳兵威鎖沙乙背同等入庭詰問斬於城外賞義智內厩馬一匹後引見倭使一行賜宴義智玄蘇等皆入殿內以次進酌時余判禮曹亦宴倭使於曹中然通信之議久未決余爲大提學將撰國書啓請速定議勿致生釁明日朝講知事邊協等亦啓宜遣使報答且見彼中動靜而來非失計也於是朝議始定命擇可使者大臣以僉知黃允吉司成金誠一爲上副使典籍許箴爲書狀官庚寅三月遂與義智等同發時義智獻二孔雀及鳥銃槍刀等物命放孔雀於南陽海島下鳥銃於軍器寺我國之有鳥銃始此

今按丙戌萬曆十四年日本天正十四年也秀吉者或云華人流入倭國非也秀吉尾張國阿育郡人父名筑阿弥

小民也詳見道喜居士記僧玄蘊有集名仙巢稿

辛卯春通信使黃允吉金誠一等回自日本倭人平調信玄  
蘇偕來初允吉等上年四月二十九日自釜山浦乘船抵對  
馬島留一月又自馬島水行四十餘里到一岐島歷博多州  
長門州那古耶至七月二十二日始至國都蓋倭人故迂迴  
其路且處々留滯故累月乃至其在對馬島平義智請使臣  
宴山寺中適平秀吉往擊東山道留數月秀吉回又託以修  
治宮室不即受國書前後留館五月始傳命其國尊其天皇  
自秀吉以下皆以臣禮處之秀吉在國中不稱王但稱關白  
或稱博陸侯取謂關白者取霍光凡事皆先關白之語而稱  
之也其接我使也許乘轎入其宮以笏角前導陸堂行禮秀  
吉容貌矮陋面色黧黑無異表但微覺目光閃閃射入云設

三重席南向地坐戴紗帽穿黑袍諸臣數人列坐引我使就  
席不設宴具前置一卓中有熟餅一器以瓦甌行酒酒亦濁  
其禮極簡數巡而罷無拜揖酬酢之節有頃秀吉忽起入內  
在席皆不動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兒從內出徘徊堂中視之  
乃秀吉也坐中俯伏而已已而出臨楹外招我國樂工盛奏  
衆樂而聽之小兒遺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女倭應聲走  
出授其兒更他衣皆肆意自得苟若無人使臣辭出其後不  
得再見與上副使銀四百兩書狀通事以下有差我使將回  
不時裁答書令先行誠一日吾為使臣奉國書來若無報書  
與委命於州莽同允吉惧見留處發至界濱待之答書始來  
而辭意悖慢非我取望也誠一不受改定數次然後行凡取  
經由諸倭贈遺誠一皆却之允吉還泊釜山馳啓情形以為

必有兵禍既復命上引見而問之允吉對如前誠一曰臣不見其有是因言允吉動搖人心非宜於是議者或主允吉或主誠一余問誠一曰君言與黃使不同萬一有兵將奈何曰吾亦豈能必倭終不動但黃言太重中外驚惑故解之耳時倭書有率兵超入大明之語

今按辛卯萬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率兵超入大明之語秀吉答書曰朝鮮國王閣下雁書薰讀卷舒再三抑本朝雖為六十餘州比年諸國分離亂國綱廢世禮而不聽朝政故予不勝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賊徒及異域遠嶋悉歸掌握竊按予事蹟鄙陋小臣也雖然予當于托胎之時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監壯年必八表聞八風四海蒙威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

奇異作敵心者自然摧滅戰則無不勝攻則無不取既天下大治撫育百姓憐愍孤獨故民富財足土貢萬倍千古矣本朝開闢已來朝廷盛事洛陽壯麗莫如今日也夫人生于世已雖歷長生古來不滿百年焉鬱々久居此乎不厝國家之隔山海之遠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于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國先馳而入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輩者不可作許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臨軍營則稱可修隣盟也予無它只顯佳名於三國而已方物如目錄領納珍重保蓄不宣

余謂當即具由奏聞天朝首相以為恐皇朝罪我私通倭國不如諱之余曰因事往來隣邦有國之取不免成化間日本

亦嘗因我求貢中國卽據實奏聞天朝降勅回諭前事已然  
非獨今日今諱不聞奏於大義不可况賊若實有犯順之謀  
從他處奏聞而天朝反疑我國同心隱諱則其罪不止於通  
信而已也朝廷多是余議者遂遣金應南等馳奏時福建人  
許儀俊陳申等被據在倭中已密報倭情及琉球國世子尚  
寧連遣使報聲息獨我使未至天朝疑我貳於倭論議藉藉  
閣老許國曾使我國獨言朝鮮至誠事大小不與倭叛姑待之  
未久應南等曾奏至許公大喜而朝議始釋然云

朝廷憂倭擇知邊事宰臣巡察下三道以備之金晬爲慶尚  
監司李沈爲全羅監司尹光覺爲忠清監司令備器械修城  
池慶尚道築城尤多如永川清道三嘉大丘星州金山東萊  
晉州安東尚州左右兵營或新築或增修時昇平旣久中外

徂安民以勞役爲憚怨聲載路余同年前典籍李魯陝川人  
貽書余言築城非計且曰三嘉前阻鼎津倭能飛渡乎何爲  
浪築勞民夫以萬里滄溟猶不能禦倭而欲限一衣帶水必  
倭之不能渡其亦踈矣而一時人議如此

壬辰四月十三日倭兵犯境陷金山浦僉使鄭撥死先是倭  
平調信玄蘇等與通信使偕來館於東平館備邊司請令黃  
允吉金誠一等私以酒饌往慰因從容問其國事鈎察情形  
以備策應許之誠一至館玄蘇果密語曰中國久絕日本不  
通朝貢平秀吉以此心懷憤恥欲起兵端朝鮮先爲奏聞使  
貢路得達則必無事而日本六十六州之民亦免兵革之勞  
矣誠一等因以大義責論之玄蘇又曰昔高麗導元兵擊日  
本日本以此報怨於朝鮮勢取宜然其言漸悖自是再不復

問而謂信玄蘇自回辛卯夏平義智又到金山浦爲邊將言  
日本欲通大明若朝鮮爲之奏聞則幸甚不然兩國將失和  
氣此乃大事故來告邊將以聞時朝議方各通信且怒其悖  
慢不報義智泊船十餘日怏怏而去是後倭人不復至金山  
浦留館倭常有數十餘人稍々入歸一館幾空人恠之是日  
倭社自對馬島蔽海而來望之不見其際釜山僉使鄭撥出  
獵絕影島狼狽入城倭兵隨至登陸四面雲集不移時城陷  
左水使朴泓見賊勢大不敢出兵弃城逃倭分兵陷西平浦  
多大浦多大僉使尹興信力戰被殺左兵使李珪聞聲息自  
兵營入東萊及釜山陷珪惶撓失措託言欲在外倚舟出城  
退陣于蘇山驛府使宋象賢留與同守珪不從十五日倭進  
迫東萊象賢登城南門督戰半日而城陷象賢堅坐受刃而

死倭人嘉其死守棺斂之埋於城外立標以識之於是郡縣  
望風奔潰密陽府使朴晉自東萊奔還欲阻鵲院隘路以禦  
之賊陷梁山至鵲院見有守兵從山後乘高蟻附散漫而至  
守隘者望之皆散晉馳還密湯縱火焚軍器倉庫弃城入山  
李珪奔還兵營先出其妾城中洶洶軍一夜四五驚珪乘曉  
亦脫身遁去衆軍大潰賊分道長驅連陷諸邑無一人敢拒  
者金海府使徐禮元閉門城守賊刈城外麥禾填壕頃刻與  
城齊因踰城艸溪郡守李某先遁禮元繼出城遂陷巡察使  
金粹初在晉州聞變馳向東萊至中路聞賊兵已近不能前  
還走右道不知取爲但檄列邑諭民避賊由是道內皆空愈  
不可爲矣

今按辛卯萬曆十九年日本天文十九年

賊兵入咸鏡道兩王子陷賊中從臣金貴榮黃廷或黃赤及  
本道監司柳永立北兵使韓克誠等皆被執南兵使李渾走  
至申山爲我民取害南北道郡縣皆沒于賊有倭學通事咸  
廷虎者在京城爲賊將清正所得同隨清正入北道賊退後  
逃還京城見余言北道事頗詳清正在賊將中尤勇悍善聞  
與平行長同渡臨津至黃海道安城驛謀分搶兩界各議取  
向未決二賊拊鬪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於是清正  
擒安城居民使向導二人辭以生長此地不諳北路清正卽  
斬之一人懼請先導從谷山地踰老里岷出於鐵嶺北日行數  
百里勢如風雨北道兵使韓克誠率六鎮兵相遇於海汀倉  
北兵善騎射地又平衍乃左右迭出且馳且射賊不能支退  
入倉中時日已暮軍士欲火休俟賊出明日復戰克誠不聽

揮其軍圍之賊出倉中穀石列置爲城以避矢石從其內多  
發烏銃我軍櫛比而立重疊如束中必貫穿或一丸斃三四  
人軍遂潰克誠收兵退屯嶺上欲天明更戰夜賊潛行環我  
軍散伏于草間朝大霧我軍猶意賊在山下忽一聲砲響從  
四面大呼突起皆賊兵也軍遂驚潰將士向無賊處奔走悉  
陷泥澤中賊追至芟刈死者無數克誠遁入境城遂被擒兩  
王子臨海君順和君俱至會寧府蓋順和君初在江原道賊  
兵入江原道故轉向北道是時賊窮追王子會寧吏鞠景仁  
率其類叛先縛王子及從臣以迎賊賊將清正解其縛留置  
軍中還屯咸興獨漆溪君尹卓然路中稱病從他路深入別  
害堡同知李堅不從王子留江原道皆免執柳永立拘賊中  
數日賊以爲文官防禁少懈永立乘間脫走還行在



今按行長清正拓闢事與清正記合會寧吏鞠景仁縛兩  
王子迎清正與清正挽詞異挽詞說見前

命左相尹斗壽率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李元翼等守平壤  
數日前城中人聞車駕欲出避各自逃散闔里幾空上命世  
子出大同館門集城中父老諭以堅守之意父老進前曰但  
聞東宮之令民心不信必得聖上親諭乃可明日上不得已  
御館門令承旨曉諭如昨父老數十人拜伏痛哭承命而退  
遂各分出招呼悉追老弱男婦子弟之竄伏山谷者入城城  
中皆滿及賊見形於大同江邊宰臣盧稷等奉廟社位版並  
護官人先出於是城中吏民作亂挺刃橫路縱擊之墜廟社  
主路中指從行宰臣大罵曰汝等平日偷食國祿今乃誤國  
欺民乃爾耶余自練光亭赴行宮路上見婦女幼稚皆怒髮

上指相與號呼曰既欲棄城何故給我輩入城獨使魚肉於  
賊手耶至宮門亂民塞街皆祖臂持兵仗遇人輒擊紛囂雜  
沓不可禁諸宰在門內朝堂者皆失色起立於庭中余恐亂  
民入宮門出立門外階上見其中有年長多髯者以手招之  
其人卽至乃土官也余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守城不願車駕  
出城爲國之忠則至矣但因此作亂至於驚擾官門事甚可  
駭且朝廷方啓請堅守上已許之汝輩何事乃爾觀汝貌樣  
乃有識人須以此意曉諭衆人而退不爾則汝輩將陷重罪  
不可赦也其人卽棄杖歛手曰小民間欲棄城不勝憤氣妄  
動如此今聞此言小人雖迷劣骨中卽豁然矣遂揮其衆而  
散蓋前此朝臣聞賊兵將近皆請出避兩司弘文館連日伏  
閣力請寅城府院君鄭澈尤主避出之議余曰今日事勢與

前在京城時有異京城則軍民崩潰雖欲守之未由也此城前阻江水而民心頗固且從此原地方若堅守數日天兵必來救猶可藉以却賊不然從此至義州更無可據之地勢必至於亡國左相尹斗壽同余議余又謂鄭澈曰平時每意公慷慨不避難易不圖今日之議如此也尹相詠文山詩曰我欲借劍斬佞臣寅城大怒奮袂而起平壤人亦聞余為守議故是日聞余言頗順從而退

時賊至大同江已三日矣余輩在練光亭望見越邊有一倭以木末懸小紙掃江沙上令火炮匠金生麗棹小舟往取之不帶兵器與生麗握手拊背極效狎附書以送書至尹相欲不聞余日開見何妨開視則書面云上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閣下蓋與李德馨書而平調信玄蘇取裁也大槩欲見德馨議講解德馨以扁舟會平調信玄蘇于江中相勞問如平日玄蘇言日本欲借道朝貢中原而朝鮮不許故事至此今亦借一條路使日本達中原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且令退兵後議講解調信等語頗不遜遂各罷去夕賊數千結陣於江東岸上

車駕至義州天將參將載某遊擊將軍史儒各領一校兵向平壤至林畔驛聞平壤已陷亦還駐義州天朝賜犒軍銀二萬兩唐官領到義州先是遼東聞我國有賊變即奏聞而朝議多異同甚或疑我為賊向導獨兵部尚書石星銓意救援時我使申黠在玉河館尚書呼至庭出遼東報變文書示之點即號憤與一行朝夕大臨先請援兵尚書奏發一校兵往衛國王及請賜銀點回至通州而告急使鄭崐壽繼至尚書

引入火房親問事狀或至流涕云至是連遣使至遼東告急請後且乞內附蓋賊已陷平壤則勢如建瓴意謂朝夕當至鴨綠江事之危急如此故至欲內附幸賊既入平壤歛跡城中延至數月雖順安永柔去平壤咫尺而猶不來犯以此人心稍定收拾餘燼導迎天兵終致恢復之功此實天也非人力之所至也

七月遼東副總兵祖承訓率兵五千來援十九日祖總兵軍攻平壤不利而退史遼寧戰死先是祖承訓至義州史儒以其軍為先鋒祖乃遼左勇將累與北虜戰有功是行謂倭必可取至嘉山間我人曰平壤賊無乃已定耶曰不退承訓舉酒仰天祝之曰賊猶在必天使我成大功也是月自順安三更發軍進攻平壤適大雨城上無賊守兵天兵從七星門入

城內路狹多委巷馬足不可展賊依險阻亂發烏銃史遊擊中丸即斃軍馬多死祖遂退軍賊不急追後軍陷泥濘中不能自援者悉為賊所害承訓引餘兵還過順安肅川夜中至安州城外立馬呼譚官朴義儉曰吾軍今日多殺賊不幸史遊擊傷死天時又不利大雨泥濘不能殲賊當添兵更進耳語汝宰相毋動浮橋亦不可撤言畢馳渡兩江駐軍於控江亭蓋承訓戰敗膽恟恐賊追躡欲前阻二江故疾急如此余使辛從事往慰且載送糧饌承訓留控江亭一日連日夜大雨諸軍露處野中衣甲盡濕皆怨承訓已而退還遼東余恐人心動搖啓請仍留安州以待後軍之至

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與慶尚右水使元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等大破賊兵于巨濟洋中初賊既登陸均見賊勢大

不敢出擊悉沈其戰船百餘艘及火砲軍器於海中獨與手  
下裨將李英男李雲龍等乘四船奔至昆陽海口欲下陸避  
賊於是水軍萬餘人皆潰英男諫曰公受命爲水軍節度今  
棄軍下陸後日朝廷按罪何以自解不如請兵於全羅道與  
賊一戰不勝然後逃未晚也均然之使英男往舜臣請援舜  
臣辭以各有分界非朝廷之令豈宜擅自越境均又使英男往  
請凡往返至五六不已每英男回均坐船頭望見痛哭既而  
舜臣率板屋船四十艘並約億祺到巨濟與均合兵進與賊  
船遇於見乃梁舜臣曰此地海狹水淺難於回旋不如佯退  
誘賊至海濶處相戰也均乘憤欲直前搏戰舜臣曰公不知  
兵如此必敗遂以旗揮其船退賊大喜爭乘之既出隘口舜  
臣鳴鼓一聲諸船一齊回棹擺列於海中正與賊船撞者相

距數十步先是舜臣創造龜船以板鋪其上其形穹窿如龜  
戰士權夫皆在其內左右前後多載火砲縱橫出入如梭遇  
賊船連以大砲碎之諸船一時合攻烟焰漲天焚賊船無數  
有賊將在橫船高數丈上施樓檣以紅段彩氈圍其外亦爲  
大砲所破賊悉赴水死其後賊連戰皆敗遂遁入釜山巨濟  
不復出一日方督戰流丸中舜臣左肩血流至踵舜臣不言  
戰罷始以刀割肉出尤深入數寸觀者色墨而舜臣談笑自  
若捷聞朝廷大喜上欲加舜臣以一品言者以爲大濫陞正  
憲億祺均陞嘉善先是賊將平行長到平壤投書曰日本舟  
師十餘萬又從西海來未知大王龍御自此何之蓋賊本欲  
水陸合勢西下賴此一戰遂斷賊一臂行長雖得平壤而勢  
孤不敢更進國家得保全羅忠清以及黃海平安沿海一帶

調度軍食傳通號令以濟中興而遼東金復海蓋與天津等地不被震驚使天兵從陸路來援以到却賊者皆此一戰之功嗚呼豈非天哉舜臣因率三道并師留屯于閑山島以遏賊西犯之路

九月天朝遊擊將軍沈惟敬來初祖承訓既敗賊愈驕投書我軍有羣羊放一虎之語喻天兵虎以自託聲言朝夕將西下義州人皆荷擔而立惟敬本浙民石尚書以為素諳倭情假遊擊將軍號出送既至順安馳書倭將以聖旨責問朝鮮有河虧負於日本日本如何擅興師旅時倭變猝發且恐毒甚人人惴恐莫敢有窺其營者惟敬以黃袱裹書使家人一人背負騎馬直馳由普通門而入倭將行長見其書即回報求面見議事惟敬將往人皆危之多勸止者惟敬笑曰彼

焉能害我也從三四家丁赴之行長平義智玄蘇等盛陳兵威出會于城北十里外降福山下我軍登大興山頭望見倭軍甚多劔戟如雪惟敬下馬入倭陣中羣倭四面圍繞疑被拘執日暮惟敬還倭衆送之甚恭翌日行長遣書致問且曰大人在白刃中顏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也惟敬答之日爾不聞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單騎入回紇萬軍中曾不畏懼吾何畏爾也因與倭約日吾歸報聖皇當有處分以五十日為期倭衆毋得出平壤西北十里外搶掠朝鮮人毋入十里內與倭鬪乃於地界立木為禁標而去我國人皆莫測京畿監司沈岱為賊所襲死於朔寧岱為人慷慨自變後常憤々奉使出入不避夷險是年秋代權徵為京畿監司江原道助防將元豪擊賊于龜尾浦殲之又戰于春川兵敗

而死時賊大陣在忠州及原州連營達于京都其在忠州者  
取路竹山陽智龍仁往來其在原州者欲從砥平揚根揚州廣  
州抵京元豪擊殲于驪州龜尾浦利川府使邊應星又  
船載射手乘霧邀賊於驪州之馬灘殺賊頗多由是原州賊  
路遂斷悉由忠州之路而利川驪州揚根砥平等邑之民見  
遺於賊鋒者人以爲豪之功也巡察使柳永吉又催豪擊春  
川賊豪既勝頗有輕敵之意賊知豪將至設伏以待豪不知  
而進伏發遂爲取殺於是江原一道無禦賊者

訓鍊副奉事權應銖鄭大任等以鄉兵擊永川賊破之遂復  
永川應銖永川人有膽勇與大任率鄉兵千餘人圍賊于永  
川軍士畏賊不進應銖斬數人士卒爭奮踰城而入與賊巷  
擊賊不勝奔入倉中或上明遠樓我軍以火攻之悉燒死是

聞數里餘賊數十遁歸慶州自是初寧義興義城安東等處  
賊皆聚一路而左道郡邑得保永川一戰之功也

左兵使朴晉收復慶州晉初自密陽奔入山中朝廷以前兵  
使李珪棄城逃走卽其取在誅之以晉代爲兵使時賊兵充  
滿行朝聲聞不通南方已久人心搖動不知所出及聞晉爲  
兵使於是散民稍集而守令往往從山谷中復出莅事始知  
有朝廷矣及權應銖復永川晉率左道兵萬餘進薄慶州城  
下賊潛出北門掩軍後晉奔還安康夜又使人潛伏城下發  
飛擊震天雷入城中墮於客舍庭中賊不燒其制爭聚觀之  
相與推轉而諦視之俄而炮自中而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  
中仆卽斃者三十餘人未中者亦顛仆良久而起莫不驚慎  
不測其制皆以爲神明日遂舉衆棄城遁歸西生浦晉遂入

慶州得餘穀萬餘石事聞陞晉嘉善應銖通政大任醴泉郡  
守震天雷飛擊古無其制有軍器寺火砲匠李長孫者創出  
取震天雷以大碗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良久火自  
內發敵最畏此物

又卷之二

獲賊諜金順良余自安州遣軍官成男持傳令密約進取事  
于水軍將金億秋時十二月初二日也戒曰六日內回繳過  
期不繳追成男詰之成男云已使江西軍人金順良還納又  
捕順良來問傳令安在其人故作迷罔狀言辭流遁成男曰  
此人持傳令出數日還軍中牽一牛來與同伴屠食人問牛  
何來順良荅曰吾牛而寄養族人家故還取耳今聞其言蹤  
跡可疑余始令拷掠而嚴鞠之乃吐實曰小人為賊間其日

受傳令及秘密公文直入平壤示賊々將置傳令案上公文  
則見卽扯裂賞一牛同為間者徐漢龍賞紬五匹約更探外  
事期十五日來報故聽出矣余問為間者獨汝乎更有幾人  
對曰凡四十餘輩每散出順安江西諸陣以至肅川安州義  
州無不貫穿行走隨事輒報余大駭卽狀啓又按名急通諸  
陣捕之或得或逸斬順良於城外不久天兵至而賊不知蓋  
其類駭散故耳茲亦事機之偶然者莫非天也

十二月天朝大發兵以兵部右傳郎宋應昌為經略兵部員  
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為贊畫軍務駐遼東提督李如松為  
大將率三營將李如栢張世爵楊元及南將駱尚志吳惟忠  
王必迪等渡江兵數四萬餘先是沈惟敬既去倭果斂兵不  
動既而過五十日惟敬不至倭疑之聲言歲時將飲馬鴨綠

江自賊中逃回者皆言賊大修改城之具人以益懼十二月初惟敬又至再入城中留數日更相約誓而去取言不聞至是兵至安州下營於城南旌器械整肅如神

提督使副總兵查大受先往順安給倭奴曰天朝已許和沈遊擊且至倭喜玄蘓獻詩曰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時癸巳春正月初吉也使其小將平好官領二十餘倭出迎沈遊擊于順安查總兵誘與飲酒伏起縱擊之擒平好官斬戮從倭幾盡三人逸馳去賊中始知兵至大擾時大軍已到肅州日暮方下營倭報至提督彎弓鳴弦即以數騎赴順安諸營陸續進發翌日朝進圍平壤攻普通門七星門賊登城上列豎紅白旗拒戰大兵以大砲火箭攻之砲聲震地數十里山岳皆動火

箭布空如織烟氣蔽天箭入城中處々火起林木皆焚駭尚志吳惟忠等率親兵蟻附登城前者墜後者升莫有退者賊乃槩下垂城堞如蠟毛天兵戰益力賊不能支退入內城斬戮焚燒死者甚衆天兵入城攻內城賊於城上爲土壁多穿孔穴望之如蜂窠從穴中銃丸亂發天兵多傷提督慮窮寇致死收軍城外以開走路其夜賊乘水過江遁去先是余在安州聞大兵將出密報黃海道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使邀其歸路戒之日兩軍沿途設伏俟賊過躡其後賊飢困遁走無心戀戰可盡就縛時言卽至敬老辭以他事余又遣軍官姜德寬督之敬老不得已亦來中和賊退前一日因黃海道巡察使柳永慶關還走載寧時永慶在海州欲自衛而敬老憚與賊戰避去賊將平行長平義智玄蘓平調信等率餘衆



連夜遁還氣乏足爾跛躄而行或匍匐田間指口乞食我國  
無一人出擊天兵又不追之獨李時言尾其後不敢逼但斬  
飢病落後者六十餘級是時倭將之在都城者平秀嘉乃關  
白姪或言塔也年幼不能主事軍務制在行長而清正在咸  
鏡道未還若行長義智玄蘓等就擒則京城之賊自潰京城  
潰則清正歸路斷絕軍心洶懼必沿海遁走不能自拔漢江  
以南賊屯次第瓦解天兵鳴鼓徐行直至釜山痛飲而已俄  
頃之間海岱肅清安有數年之紛紛哉一夫不如意事關天  
下良可痛惜余狀啓請斬金敬老蓋余爲平安道體察使敬  
老非管下故先請之朝廷遣宣傳官李純一持標信至開城  
府欲誅之先告于提督提督曰其罪應死然賊未滅一武士  
所惜姑令白衣從軍使之立功贖罪可也爲咨文授純一而

送  
適李鎰巡邊使更以李贄代之平壤之戰天兵從普通門而  
入李鎰及金應瑞等從含毬門而入及收兵皆退屯城外夜  
賊遁去明朝始覺之李提督咎我軍不警守使賊遁去而不  
知於是天將之會往來順安與李贄相熟者爭言鎰非將才  
獨李贄可提督移咨言狀朝廷使左相尹斗壽至平壤問鎰  
罪欲行軍法良久疑釋之更以贄代鎰選兵三千騎從提督  
而南

今按癸巳萬曆二十一年我文祿二年

李提督進兵坡州與賊戰於碧蹄南不利還屯開城初平壤  
既復大同以南沿途賊屯皆遁去提督欲追賊謂余曰大軍  
方前進而聞前路無糧草議政既爲大臣當念國事不可憚

勞宜急行準備軍糧勿致踈誤余辭出時天兵先鋒已過大同江而南箕槍塞路不可行余委曲疾行出軍前夜入中和至黃州已三鼓矣時賊兵新退一路荒虛人民未集計無駉出急移文于黃海監司柳永慶使之催運又移文平安監司李元翼調發金應瑞等取率軍人之不堪戰陣者自平壤負戴追隨送至黃州又令舡運平安道三縣之穀從青龍浦輸運於黃海道事非預辦臨時猝急而大軍隨至恐乏軍興爲之勞心焦思永慶頗有儲峙畏賊散置山谷間督民輸至沿途不至闕乏既而大軍入開城府正月二十四日賊疑我民爲之內應且忿平壤之敗盡殺京城市民庶焚燒公私間舍殆盡而西路州屯之賊皆會京城謀拒王師余連請提督速進提督遲徊者累日進至坡州翌日副總兵查大受與我將

高彥伯領兵數百先行偵探與賊相遇於碧蹄驛南礪石嶺斬獲百餘級提督聞之留大軍獨與家丁騎馬者千餘馳赴之過惠陰嶺馬蹶墮地其下共扶起之時賊匿大衆於礪石嶺後只數百人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其兵爲兩翼而前賊亦自嶺而下漸相逼後賊從山後遽上山障幾萬餘天兵望之心懼而已接刃不可解時提督取領皆北騎無火器只持短劍鈍劣賊用步兵刃皆三四尺精利無比與之突鬪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提督見勢危急徵後軍未至而先軍已敗死傷甚多賊示收兵不急追日暮提督還坡州雖隱其敗而神氣沮甚夜以家丁親信者戰死痛哭明日欲退軍東坡余與右議政俞泓都元帥金命元帥李贇等至帳下提督出立帳外諸將左右立余力爭曰勝負兵家常事當觀

勢更進奈何輕動提督曰吾軍昨日多殺賊無不利事但此地經雨泥濘不便駐軍取以欲還東坡休兵進取耳余及諸人爭之固提督出示已奏本章其中有曰賊兵在都城者二十餘萬眾寡不敵末又言臣病甚請以他人代其任余駭而以手指點曰賊兵甚少何得有二十萬提督曰我豈能知之乃汝國人取言也蓋託辭也諸將中張世爵尤勸提督退兵以余等固爭不退以足蹴巡邊使李蒼叱退聲色俱厲是時大雨連日且賊燒道邊諸山皆兀兀無高草重以馬疫數日間倒殞者殆將萬匹

提督還平壤時賊將清正尚在咸鏡道有人傳言清正將自咸興踰陽德孟山襲平壤時提督有北還意未得其機因此聲言平壤乃根本若不守太軍無歸路不可不救遂回軍還平壤留王必迪守開城謂接伴使李德馨曰朝鮮之軍勢孤

無援宜悉還江北是時全羅巡察使權慄在高陽幸州巡邊使李蒼在坡州高彥伯李時言等在蟬踰嶺元帥金命元在臨津南余在東坡提督恐為賊取乘故云然余使從事官辛慶晉馳見提督陳不可退軍者五先王墳墓皆在畿甸淪於賊藪神人望切不忍棄去一也京畿以南遺民日望王師忽聞退去無復固志相率而歸賊二也我國境土尺寸不可容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方欲倚仗天兵共圖進取一聞撤退之令必皆怨憤離散四也一退而賊乘其後則雖臨津以北亦不可保五也提督默然而去

全羅道巡察使權慄敗賊于幸州移軍坡州先是慄以光州牧使代李洸為巡察使率兵勤王懲李洸等野戰而敗至水原據禿城山城賊不敢攻乃聞天兵將入京城渡江陣于幸

州山城至是賊從京城大出攻之軍中洵懼欲散而江水在後無走路不得已還入城力戰矢雨下賊分爲三陣迭進皆敗會日暮賊還入京城

請發軍糧餘粟賑救飢民許之時賊據京城已二年餘燭取被千里蕭然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城中餘民間余在東坡扶携擔負而至者不計其數查總兵於馬山路中見小兒匍匐飲死母乳哀而收之育於軍中謂余曰倭賊未退而人民如此將奈何乃嘆息曰天愁地慘矣余聞之不覺流涕時大兵將再至糧船之自南方來者皆列泊江岸不敢他用適全羅道召募官安敏學募得皮穀千石船運而至余喜甚卽狀啓請以此賑救飢民以前郡守南宮悌爲監賑官取松葉爲屑每松屑十分合米屑一合投水以飲之人多穀少所活

無幾唐將亦哀之自分貯食軍糧三十石賑給百不能及一又日夜大雨飢民在余左右哀吟呻楚不可忍聞朝起視之狼藉而死者甚多慶尚右道監司金誠一亦遣前典藉李魯告急于余曰欲糶全羅左道之穀賑濟飢民且爲春耕種子而全羅都事崔鐵堅不肯賑貸時知事全瓚爲体察副使在湖西余卽移文于瓚令馳下全羅自發南原等倉移一萬石于嶺南以救之太抵自京都至南邊賊兵橫貫時方四月人民皆登山入谷無一種麥之處使賊更數月不退則生類盡矣

沉遊擊惟敬再入京城誘賊退兵四月初七日提督率兵自平壤還開城府先是金千鎰陣中有李蓋忠者自請入京探候賊情得見二王子及長溪君黃廷或等還言賊有講和意

既而賊投書於龍山舟師乞和云

四月二十日京城復天兵入城李提督館於小公主宅

後種南別

前一日賊已出城矣余隨入城見城中遺民百不一存其

存者皆飢羸疲困面色如鬼時日氣烘熱人死及馬死者處

處暴露臭穢滿城行者掩鼻方過公私廬舍一空獨自崇禮

門以東循南山下一帶賊取止舍處稍存宗廟三闕及鐘樓

各司館學在大街以北者蕩然惟餘灰燼而已小公主宅亦

倭將秀嘉取止故見遺

五月李提督追賊至聞慶而回宋侍郎始發牌文於提督使  
之追賊時賊去已數十日侍郎恐人議已縱賊不追故作如  
此舉止以示之其實畏賊不敢進而回賊在途緩々而去或  
留或行我軍之在公途者皆左右屏迹無敢出擊者賊退分

屯於海邊自蔚山西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

凡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塹爲久留計不肯渡海天朝

又使泗川總兵劉綎率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募兵五千繼

出屯星州八莖南將吳惟忠屯善山鳳溪李寧祖承訓葛逢

夏屯居昌駱尚志王必迪屯處州環四面而相持不進糧餉

取之兩湖踰越險阻散給諸陣民力爲困提督又使沈惟敬

往諭倭令渡海又使徐一貫謝用梓入那古邪見關白六月

賊始還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黃廷或黃赫等遺沈

惟敬歸報而一面進圍晉州聲言報前年戰敗之怨蓋賊於

壬辰圍晉州牧使金時敏禦之不克而退故云然也八日而

城陷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倡義使金千鎰本道兵使崔

慶會忠清兵使黃進義兵復讎將高從厚等皆死軍民死者

六萬餘人牛馬雞犬不遺賊皆夷城填濠堙井刊木以快前  
憤時六月二十八日也初朝廷聞賊南下連下旨督諸將追  
賊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於宜寧慄  
徃於幸州之捷欲渡岐江前進郭再佑高彥伯曰賊勢方盛  
我軍多烏合堪戰者少前頭又無糧餉不可輕進他人依違  
而已李贛從事成好善駭不曉事奮臂責諸將逗留與權慄  
議合遂過江進至咸安城空無取得諸軍乏食摘青柿實以  
食無復鬪心矣明日謀報賊從金海大至衆或言當守咸安  
或言退守鼎津紛紜不決而已聞賊砲響人人洶懼爭出城  
墮吊橋死者甚多還渡鼎津望見賊兵從水陸來蔽野塞川  
諸將各自散去權慄金命元李贛崔遠等先向全羅道惟金  
千鎰崔慶會黃進等入晉州賊隨至圍之牧使徐礼元判官

成守璟自唐將支待差使負久在尚州聞賊向本州狼狽而  
還纔二月矣州城本四面據險壬辰移東面下就平地至是  
賊立飛樓八座俯瞰城中刈城外竹林作大束環列自蔽以  
防矢石從其內發烏銃如雨城中人不敢出頭又千鎰取率  
皆京城市井召募之徒千鎰又不知兵事而自用太甚且素  
惡徐礼元主客相猜嫌令乖違是以甚敗惟黃進守東城敢  
戰數日爲飛丸取中死軍人奪氣而外援不至適天雨城壞  
賊蟻附而入城內人方束荆投石極力禦之賊幾却千鎰軍  
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賊在山上望見軍潰一擁而登諸軍  
大亂千鎰在蠹石樓與崔慶會攜手痛哭赴江死軍民得脫  
者數人而已自有倭變以來人死未有如此戰之甚者朝廷  
以千鎰死義贈以崇秩議政府右贊成又以權慄敢戰不畏

賊代命元爲元帥劉總兵縱聞晉陷自八莒馳至陝川吳惟忠自鳳溪至艸溪以護右道賊亦既破晉州還釜山聲言待天朝許和乃渡海云十月車駕還都十二月天使行人司行人司憲來先是沉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關白降表而歸天朝疑降表非出於關白行長等詐爲之又惟敬纔至而晉州見陷納欵之意不誠留小西飛於遼東久不報提督及諸將皆還去惟劉綎吳惟忠王必迪等萬餘兵駐劄八莒而中外飢甚且困於饋運老弱轉溝壑壯者爲盜賊重以癘疫死亡殆盡至父子夫婦相食暴骨如莽未幾劉軍自八莒移南原又自南原還都城留十餘日遂巡西去而賊猶在海上人心益恐於是經略宋應昌被劾去新經略顧養謙代至遼東遣叅將胡澤以劄付來諭我羣臣其略曰倭奴無端侵爾勢如

破竹據王京開城三都會有爾土地人民十八九虜爾王子陪臣皇上赫怒興師一戰而破平壤再進而得開城倭奴竟遁王京送還王子陪臣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努金不費士馬物故亦不取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皇上罔極之恩亦已過矣今餉已不可再運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而倭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天朝正宜許之封貢容之爲外臣驅倭盡數渡海不復侵爾鮮禁息兵所以爲爾國久遠計也今爾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國又絕封貢於倭奴倭奴必發怒於爾國而爾國必亡安可不早自爲許耶昔句踐之困於會稽也豈不欲食夫差之肉乎而姑忍耻會詭以有待也身且爲臣也妻且爲妾也况爲倭奴請爲臣妾於中國以自寬而徐爲之圖是愈於句踐君臣之謀

也此而不能忍是悻々小丈夫之見耳非復雉雪恥之英雄也爾爲倭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益感中國而且德朝鮮必罷兵而去倭去而爾國君臣遂苦心焦思臥薪嘗膽以修句踐之業天道好還安知無報倭曰也其言縷々千百大意如此胡澤在館三月餘朝議不決聖意愈難之臣時以病在告啓曰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具近日事情奏聞以聽中朝處置屢啓乃允於是陳奏使許瑄去時顧經略又以人言請去新經略孫鏞來代兵部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語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一一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如約即封不知約不可小西飛指天爲誓請遵約束遂令沈惟敬更帶小西飛入倭營宣諭又差李崇誠楊方亨爲上副使往封平秀吉日本國王而使崇誠等留我都城候倭盡撤方行乙未

四月崇誠等至漢城連遣使促倭渡海頂背相望於是倭先撤熊川數陣及巨濟場門蘇津浦等諸屯以示信且曰恐如平壤見欺願天使速入倭營當悉如約八月楊方亨因兵部劄付先到釜山而倭遷延不即盡撤更請上使人多疑之兵部尚書石星信沉惟敬言意倭無異情又急於退兵屢促崇誠前去雖朝議多異而星奮然以身當之九月崇誠繼至金山平行長不即來見又言將往復關白定奪然後迎天使行長入日本丙申正月始廻猶不明言撤兵事沉惟敬留二使又獨與行長先行渡海託言將講定迎使禮節人莫能測惟敬錦衣登舟旗上大書調戢兩國四字立船頭而去旣去久無回報李崇誠乃開國功臣文忠之後以功襲爵統縉子弟性頗恇怯或言於崇誠曰倭酋實無受封意將誘致崇誠等拘



囚而困辱之崇誠懼甚夜半以微服出營盡棄僕從輜重印  
節而逃翌朝倭始覺分道追之至梁山石橋不得而回楊方  
亨獨留倭營撫戢群倭且移文我國令勿驚動崇誠不敢由  
大路竄入山谷中數日不食從慶州來西去既而沉惟敬行  
長始廻又撤西生浦竹島等屯其未撤者只金山四屯乃挾  
楊副使過海沈惟敬又要我使同行遣其姪沈恕時催發朝  
廷不肯想時必欲與俱不得已以武臣李逢春等稱跟隨陪  
臣以應之或謂武人往彼中多失誤宜使文官識事理者往  
時黃慎以沈接伴使在倭營就令慎隨行天使楊方亨沈惟  
敬與自日本先時方亨等至日本關白盛飾館宇欲迎接會  
一夜地大震推倒幾盡遂迎候於他舍與兩使一再會初若受  
封者然忽大怒曰我放還朝鮮王子朝鮮當使王子來謝而

使臣秩卑是謾我也黃慎等不得傳命並促楊方亨沈惟敬  
等同回亦無謝恩天朝之禮賊將平行長回金山浦清正復  
率兵繼屯西生浦聲言要王子來謝始解兵蓋關白所求甚  
大不止封貢中朝但許封不許貢沈惟敬與平行長相熟欲  
臨事彌縫苟且成事而不以實情聞諸天朝與我國事竟不  
請本國卽遣使馳奏其事於是石星沈惟敬皆得罪而天兵  
再出矣

今按乙未萬曆二十三年日本文祿四年丙申萬曆二十  
四年日本慶長元年會一夜地大震此年閏七月十二日  
地震伏見城推倒詳見清正記

建末軍統制使李舜臣下獄初元均德舜臣來救相得其權  
既而爭功漸不相能均性險諛且多連結於中外搆誣舜臣

不遺餘力每言舜臣初不欲來因我固請乃至勝敵我爲首  
功時朝議分岐各有取主薦先是賊將平行長使卒倭要時  
羅往來慶尚右兵使金應瑞陣致<sub>○</sub>慙<sub>○</sub>慙<sub>○</sub>方清正欲再出也時  
羅密言於應瑞曰我將行長言今此和事不成由於清正吾  
甚疾之某日清正当渡海朝鮮善水戰若要諸海中可以敗  
殺慎毋失也應瑞上其事朝議信之海平君尹根壽尤踴躍  
以爲機會難失屢啓之連催舜臣前進舜臣疑賊有詐遲徊  
者累日至是要時羅又至曰清正今已下陸朝鮮何不要截  
伴致恨惜之意事聞廷議皆咎舜臣臺諫請拿鞠慶尚道玄  
風人前縣監朴惶者亦承望時論上疏極言舜臣<sub>○</sub>斬<sub>○</sub>遂<sub>○</sub>遣  
義禁府都事拿承元均代爲統制使上猶疑所聞不盡實特  
遣成均司成南以信下閑山廉察以信既入全羅道軍民逃

道訟舜臣冤者不可勝數以信不以實聞乃曰清正留海  
七日我軍若往可縛來而舜臣逗留失機舜臣至獄命大臣  
議罪獨判中樞府事鄭琢言舜臣名將不可殺軍機利害難  
可<sub>○</sub>適<sub>○</sub>度<sub>○</sub>其<sub>○</sub>不<sub>○</sub>進<sub>○</sub>未<sub>○</sub>必<sub>○</sub>無<sub>○</sub>意<sub>○</sub>請<sub>○</sub>寬<sub>○</sub>恕<sub>○</sub>以<sub>○</sub>責<sub>○</sub>後<sub>○</sub>效<sub>○</sub>拷<sub>○</sub>問<sub>○</sub>一<sub>○</sub>次<sub>○</sub>減<sub>○</sub>死<sub>○</sub>  
削職充軍舜臣老母在牙山聞舜臣下獄憂悸而死舜臣出  
獄道過牙山成服卽往權慄帳下從軍人聞而悲之天朝以  
兵部尚書邢玠爲總督軍門遼東布政司楊鎬爲經理朝鮮  
軍務麻貴爲大將楊元劉純董一元等相繼而出丁酉五月  
楊元領三千兵先至留京城數日下全羅道駐守南原蓋南  
原據湖嶺之衝城頗堅完往時略尚志又增築可守故也城  
外有蚊龍山城衆議欲守山城楊元以爲本城可守增埤浚  
濠濠內又設羊馬墻晝夜董役月餘粗完

今按丁酉萬曆二十五年日本慶長二年

八月初七日閑山舟師潰統制使元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死慶尚右水使裴禔走免初元均既至閑山盡變舜臣約束凡編裨士卒稍爲舜臣取任使者皆斥去以李英男詳知已前日奔敗狀尤惡之軍心怨憤舜臣在閑山時作堂名曰運籌日夜處其中與諸將共論兵事雖下卒欲言軍事者許來告以通軍情每將戰悉招編裨問計謀定而後戰故無敗事均挈愛妾居其堂以重籬隔內外諸將軍見其面又嗜酒日事酗怒刑罰無度軍中竊語曰若遇賊惟有走耳諸將私相譏笑亦不復稟畏故號令不行時賊將再入寇平信長又遣要時羅給金應瑞曰倭船某日當漆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都元帥權慄尤信其說且以李舜臣逗遛已得罪日促元均

進兵均亦以已前常言舜臣見賊不進以此陷舜臣而已得代其任至是雖知其勢難而慙無以爲辭只得盡率舟艦進前倭營之在岸上者俯視船行互相傳報均至絕影島風作浪起日已昏船無止泊處望見倭船出沒海中均督諸軍進戰舟中人自閑山終日搖櫓不得休息又困飢渴疲不能運船諸船縱橫進退乍前乍却倭欲疲之與我船相近輒伺角引避而去不與交鋒夜深風盛我船四散分漂不知去向均艱收餘船還至加德島軍士渴甚爭下船取水倭兵從島中突出掩之失將士四百餘人均又引退至巨濟秦川島權慄在固城以均無取得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均還到軍中蓋忿懣飲酒醉臥諸將欲見均言事不得夜半倭船來襲之軍大潰均走至海邊弃舟登岸欲走而体肥鈍坐松樹下左右

皆散或言爲賊取害或言走免終不得其實李億從船上投  
水禳揆先是屢諫均必敗是日又言泰川島淺窄不利行船  
宜移陣他處均皆不聽揆私約一取領船戒嚴待變見賊來  
犯奪港先走故其軍獨全揆還至閑山島縱火焚廬舍糧穀  
軍器徒餘民之留在島中者使避賊而去閑山既敗賊乘勝  
西向南海順天次第陷沒賊船至豆耻津下陸進圍南原兩  
湖大震蓋賊自壬辰入我境惟見敗於舟師平秀吉憤之責  
行長必取舟師行長佯輸欵於金應瑞使李舜臣得罪又誘  
元均出海中盡得其虛實因行掩襲其計至巧而我悉墜其  
計中哀哉倭兵陷黃石山城安陰縣監郭趨前咸陽郡守趙  
宗道死之初体察使李元翼元帥權慄議修道內山城禦賊  
築公山金鳥龍紀富山等城而公山金鳥用民力尤多悉收

寇郡器械糧餉實其中督守令盡率老弱男婦入守遠近騷  
然及賊再動清正自西生浦西向全羅將與行長水路兵會  
攻南原元帥以下皆望風引去傳令各處山城入守者各散  
去避兵惟義兵將郭再佑入昌寧火王山城期死守賊到山  
下仰見形勢斗絕而城內人靜帖不動不攻而去安陰監郭  
趨入黃石山城前金海府使白士霖亦入城中士霖武人衆  
心倚以爲重賊兵攻城一日士霖先遁諸軍皆潰賊入城趨  
與子履祥履厚皆死趨女嫁柳文虎文虎爲倭取擄郭氏已  
出城聞之謂其婢曰父死而不死爲有夫在耳今夫又執  
吾何生爲自經死趙宗道嘗曰吾嘗從大夫之後不可與韓  
竄之徒同死草間死則當明白死耳率妻子入城中作詩曰  
崑崙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遂與趨同被害復起李

舜臣爲三道水軍統制使，閑山敗報至，朝野震駭。上引見備邊諸臣，問之羣臣，惶惑不知取對。慶林君全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啓曰：「此元均之罪，惟當起李舜臣爲統制使耳。」從之時，權慄聞元均敗，已使李舜臣往收餘兵，賊方衝斥，舜臣與軍官一人自慶尚道入全羅道，晝夜潛行，間關達珍島，欲收兵禦賊。倭兵陷南原府，天將楊元走還。全羅兵使李福男、南原府使任鉉助、防將金敬老、光陽縣監李春元、唐將按伴使鄭期遠等皆死。有軍器寺破陣軍十二人隨楊元入南原，皆被兵死。獨有金孝義者得脫，爲余道城陷事甚詳。楊總兵既至南原，增築城一丈許，城外羊馬墻多穿砲穴，城門安大砲數三，坐鑿深濠塹一丈，閑山既敗，賊從水陸而至，報甚急。城中沟沟人民逃散，獨總兵取領遼東馬軍三千在城

內，總兵檄召全羅兵使李福男同守。福男遷延不至，連發夜不收催之，不得已乃至。而取率纔數百，光陽縣監李春元助防將金敬老等繼至。八月十三日，倭先鋒百餘到城下，放鳥銃頃刻而止，皆散伏田畝間。三三五五作隊，既去復來，城上人以勝字小砲應之。倭大陣在遠，出遊兵交戰，陣行迭出，故砲發不能中。而守城卒往往中賊丸斃。既而倭到城下，叫城上人求與語。總兵使家丁一人挾通事往，倭營以倭書來，乃約戰書也。十四日，倭環城三面結陣，以銃砲迭攻如前。日先是城南門外民家稠密，賊臨至，總兵使焚之。而石墻土壁猶在，賊來依墻壁，間自蔽放丸多。中城上人十五日望見倭衆，刈城外雜草及水田中稻禾，作大束無數，積墻壁間。城中不測時，遊擊將軍陳愚衷領三千兵在全州南原，軍日望來援。

而久不至軍心益懼是日晚守堞軍往夕交頭耳語準備馬  
鞍有欲遁色夜一更聞倭陣中鬨聲大起略相應和有運物  
狀而一面衆砲向城亂放飛丸集城上如雨雹城上人縮頭  
不敢外窺經一二時鬨聲止草束已平濠又堆積羊馬牆內  
外頃刻與城齊衆倭蹂躪登城已聞城中大亂云倭入城矣  
孝義初撥守南門外羊馬牆慌忙入城夕上已無人但見城  
內處々火起走至北門唐軍悉騎馬欲出門門堅閉不可易  
開馬足如東街路填塞既而門開軍馬爭門而出倭兵在城  
外圍匝數三重各守要路奮長刀亂斫之唐軍俛首受刃適  
月明得脫者無幾總兵與家丁數人馳馬突出僅以身免或  
云倭知爲總兵故使逸去也孝義與同伴一人出門一人遇  
賊死孝義跳入水田伏草中待倭收兵乃逸云蓋楊乃遼將

徒知禦虜不知禦倭以至於敗亦知平地之城守之甚難  
記孝義之言使後之守禦者知警戒云南原旣陷而全州以  
北九解不可爲矣後楊元竟以此伏罪傳首狗統制使李  
舜臣破倭兵于珍島碧波亭下殺其將馬多時舜臣至珍島  
收拾兵船得十餘隻時沿海人乘船避亂者無數聞舜臣至  
莫不喜悅舜臣分道招呼遠近雲集使在軍後以助形勢賊  
將馬多時善水戰率其船二百餘艘欲犯西海相遇於碧  
波亭下舜臣以十二艘載木砲乘潮至順流攻之賊敗走軍  
聲大振是時舜臣已有軍八千餘人進駐古今島患之糧作  
海路通行帖令曰三道沿海公私船無帖者以奸細論毋得  
通行於是凡避亂乘船者皆來受帖舜臣以船大小差次使  
納米受帖大船三石中船二石小船一石避亂之人盡載財

穀入海故不以納米爲難而以通行無禁爲喜旬日得軍糧  
萬餘石又募良輪銅鐵鑄大砲伐木造船事事皆辦遠近避  
兵者往依舜臣結廬造幕販賣爲生島中不能容旣而天朝  
水兵都督陳璘出來南下古今島與舜臣合兵璘性暴猛與  
人多忤人多畏之上餞送于青坡野余見璘軍人歐辱守令  
無忌以繩繫察訪李尚規頸曳之流血滿面令譯官勸解不  
得余謂同坐宰臣曰可惜李舜臣軍又將敗矣

今按馬多又訓乎我俗吏稱又某者多此又不知誰  
賊兵退時賊蹂躪三道所過皆焚燒廬舍殺戮人民凡得我  
國人悉割其鼻以示威兵至稷山都城人皆奔散九月初九  
日內殿避兵西下經理楊鎬提督麻貴在京城而平安道軍  
五千餘人黃海京圻軍數千微至分守江灘警守倉庫賊從

京畿界還退清正再屯蔚山行長屯順天沈安頓吾屯泗川  
首尾七八百里是時都城畿不守朝臣爭獻出避之策知事  
申礫進言曰車駕應幸寧邊臣曾爲兵使備諳寧邊事其最  
可憂者乃無警也若不預辨何以繼用聞者傳笑曰辛不谷  
嘗一大臣言於朝堂曰此賊何足憂久當自息惟當奉乘輿  
往安便處耳元帥權慄走至京上引見問之慄曰當初車駕  
不合遽還都城當留住西方以觀賊勢如何旣而聞賊退慄  
又下慶尚道臺諫論慄無謀恒恟不可爲元帥不聽

戊戌九月邢玠又分調麻貴主蔚山董一元主泗川劉綏主  
順天陳璘主水路同時進攻皆不利董軍爲賊取敗死者尤  
多十月劉提督再攻順天賊營統制使李舜臣以舟師大破  
其救兵於海中舜臣死之賊將平行長棄城而遁金山蔚山

河東沿海賊屯悉退時行長築城于順天芮橋堅守劉綎以大兵進攻不利還順天既而復進攻之李舜臣與唐將陳璘扼海口以逼之行長求援於泗川賊沈安頓吾頓吾從水路來援舜臣進擊大破之焚賊船二百餘艘殺獲無算追至南海界舜臣親犯矢石力戰有飛丸中其胸出背後左右扶入帳中舜臣曰戰方急慎勿言我死言訖而絕舜臣兄子荒素有膽量秘其死以舜臣令督戰益急軍中不知也陳璘取乘舟爲賊所圍荒望見揮其兵救之賊散去璘使人于舜臣謝救已始聞其死從椅上自投於地曰吾意老翁生來救我何故亡耶拊膺大慟一軍皆哭聲震海中行長乘舟師追賊過其營自後逸去先是七月倭酋平秀吉已死故沿海賊屯悉退今按戊戌我慶長三年明萬曆二十六年也

錄後雜記

戊寅秋長星竟天狀如白練自西向東數月而滅戊子間漢江三日赤辛卯竹山太平院後有石自起立通津縣僵柳復起民間訛言將遷都又東海魚產於西海漸至漢江海州素產青魚近十餘年絕不產移產於遼海遼東人謂之新魚又遼東八站居民一日無故相驚曰有寇從朝鮮至朝鮮王子十亭轎子到鴨綠江傳相告語老翁登山數日乃定又我國使臣自北京還宿金石山河姓人家其主人言有朝鮮譯官語我曰爾有三年酒五年酒母惜爲樂不久兵至爾輩雖有酒誰其飲之以此遼人疑朝鮮有異志多驚惑云使臣歸啓其事朝廷以譯官必有造言生事誣陷本國者逮捕數人鞠於仁政殿庭用壓膝火刑皆不服而死此辛卯年間事明年



遂有倭變是知大亂將生人雖未覺而形於毛朕不一其端  
至於白虹貫日太白經天無歲無之人視為常事又都城內  
常有黑氣非烟非霧盤空天如此幾十餘年其他變恠難  
以殫記天之告人可謂深切而特人不能察耳

今按戊寅萬曆六年日本天文六年戊子萬曆十六年日  
本天文十六年辛卯萬曆十九年日本天文十九年

元祿六曆 癸酉八月十六日

攝州北御堂前

書肆 毛利田左太郎開板

